

蕉

風



許西亞

峇厘舞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27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術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P. O. Box 2034

Singapore 9

3190 River Valley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三一九C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發行者：蕉風出版社

承印者：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8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閱訂迎歡

評批迎歡

目錄

峇厘舞姿(封面).....許西亞

當前華校戲劇問題

——文藝座談之四——

全面的分析(報告).....范提摩(3)

討論.....(5)

夏風, 蔣保, 申肯, 興周, 高路, 沙明, 梅芝, 高宇, 辛生, 司馬一萍

獨生子.....古迹(8)

小說 綠的原野(翻譯).....馬摩西(13)

一間合意的屋子.....百木(14)

聽來的故事.....丁湘(18)

詩 懸思.....常夫(10)

忍耐(翻譯).....矮人(12)

我和小黑人生活在一起 李定華(11)

小品 太陽尚未升起.....魯滯(20)

山的感想.....寒衷(20)

等待.....胡琮球(20)

邦咯島的風光(馬來亞生活素描).....郭升新(16)

勞勿金鑲(馬來亞生活素描).....文紫棠(17)

華巫婚俗的異同.....燈籠椒(18)

編輯室的風波(寓言劇).....蕭蒙(21)

船(水彩).....王潤昌

當前華校戲劇問題

——文藝座談之四——

小引：這次座談，先由范提摩兄對華校戲劇問題，作了一個全面的分析，然後大家接着討論。

報 告 全 面 的 分 析

范提摩

戲劇是綜合的藝術，高尚的娛樂，社會教育的利器；好的戲劇，不僅是讓我們笑一陣，掉兩滴眼淚就算了，同時能叫我們想得更多，瞭解得更多，在生活上，性靈上，思想上都得到良好的影響。戲劇也是學校藝術教育與文娛活動主要項目之一，他可以訓練學生的辦事能力，調劑平日呆板的生活，連絡師生、甚至工友和家長們的感情，更有不少學校以演劇的方式來籌募建校基金，所以戲劇很受人的重視。

華校的劇運可以說就是星洲的劇運，自從八年前中藝返國後星洲便沒有職業的話劇團體，業餘的也寥若晨星，每年演出的戲幾乎全由學校劇團負責。九年來我都在華校教書，曾和好幾間華校的同學在一起從事戲劇工作，他們的努力實在使人佩服，但是在工作上發生不少困難和問題：

一、劇本問題：

① 劇本的藝術價值。

② 社會意義：現在演出的戲不應該只屬純藝術的，應該有其時代與社會意義，同時不該再是頹廢悲觀的，應該是積極的，向上的。

③ 地域性與時間性：與本地環境、人民的生活習慣距離太遠的劇本，難使觀眾瞭解，不適合演出。如夜之歌、鳳凰城、鞭、牛頭嶺、霧重壓，國家至上，在抗戰期間不失為好劇本，而現在若上演便失却其時間性了。

④ 演員的水準：演技要求太高的劇本，演員水準不够便不可選用。

⑤ 其他：應顧及劇團的人力物力，太大的戲沒有把握，硬排下去，便會弄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同時還要注意劇本的內容與當地法令有無抵觸，以免劇本不被批准或演出時遭禁演等麻煩。

所以要選一合適的劇本可真難，最好能選到以星馬為背景的有意義的劇本，可是這種劇本獨幕的還偶然可以找到，而多幕的簡直沒有，所以只好退而思其次，找國內劇作家的劇本，但是，國內的劇本一部份為抗戰劇

，有一部份新加坡根本就買不到。故幾年來本坡演出的戲，大都在日出、雷雨、家、原野、水仙花、藝術家、求婚等老劇本中兜圈子，上半年連重慶廿四小時這種抗戰期間的劇本也搬上了舞台，由此可知劇本荒到什麼程度。

二、導演問題：

一齣沒有導演隨便湊起來的戲斷無好結果，但在學校要物色一位適當的導演也不易。倒不是新加坡沒有導演的人材，職業的藝人多得，但要請這一類的人當導演，經濟上辦不到。

自然，學校劇團的導演，不必是大戲劇家，但有幾個條件却不能少：

① 對於戲劇要有正確的認識：以免把初學者導入歧途。

② 對戲劇要有強烈的興趣：否則將影響同學的工作情緒。

③ 要溫和忍耐：初學的演員經驗差，很多動作教了好多次還做不好，性情暴躁的導演往往會嚴加呵責，使演員心懷畏懼，失去學習的勇氣。

④ 要有服務的精神：做華校劇團的導演，花時間費精神，不但沒報酬還得貼車錢，若自己已有車，有時反要送演員回家。若沒有服務的精神，絕不肯當這個苦差事。

光這四個條件就難了，校內的教員，多半沒①②兩條件，校外的人能具有③④二條件尤其第四的便少了。

以同學來做導演，這在劇團悠久的學校自無大問題，可找有經驗、有天才、而在工作上更有過良好表現的同學或畢業的校友担任，但對一個剛成立的劇團，大家都是半斤八兩相差無幾，叫一個同學做導演難乎衆望。

三、演員問題：

① 演技：演員多屬初上台者，演技幼稚，排練的進度慢，往往事倍功半，要經幾年的訓練才能純熟，可是等到演技純熟，又要畢業離校了。

② 台詞：以前我在國內參加戲劇活動時，選演員最基本的條件便是台詞，若台詞講不好的人，無論如何不選用，可是本坡有些學校演戲，對台詞很不注意，不但國音不準，而且語調也不對，聽來十分刺耳。

③ 角色的分配：年輕人好勝要強，喜歡做主角，但一齣戲主角畢竟是少，所以常發生爭主角的現象。在女角分配上除了主角、配角的問題外，

還有美的、醜的、年輕角、年老角的不同，例如演「家」吧，請人担任瑞珏、鳴鳳這類的角色非常容易，而陳姨太這類的角色，往往是女同學最不喜歡，非常難請，所以常常因為分配角色問題而鬧人事糾紛。我會見有些學校用團體表決法，這自然可減少糾紛，可是團體選出的人，往往與導演心中所理想的人有相當距離，有時選出了又不合用，反而增加困難。

④男女角問題：本坡中學男女同校的少，男女分校的多，女校演戲缺男角，男校演戲缺女角，都得向友校借用，有的就索性以女扮男，以男扮女，這在演笑劇、滑稽戲所受的影響還少，而要演一齣嚴肅的戲，結果往往不堪設想，因為男演女，女演男，儘管動作上怎樣模仿，難免無生硬之處，即使動作做得維妙維肖，可是聲音的差異是無法克服的，因此往往演到緊要關頭，因聲音的不像，或動作的生硬，結果使觀眾覺得滑稽可笑，甚至哄堂大笑，破壞了情緒，氣氛、高潮不能現出，全劇就這樣失敗。

四、燈光裝置問題：

①器材缺乏：除了少數學校外，在演出時沒有不因器材不夠而感頭痛，裝置所需要的東西很多，如要完全去買，經濟上恐難允許，特別是燈光器材如聚光燈之類價格很高難以購置，所以只好借用，普通華校多向邵氏公司借，但遇到他們自己拍片要用的時候，那就沒辦法了。

②熟練的工作人員：裝置、換景都要力求正確迅速，但學校劇團的工作人員多數沒有經驗，換景時做得滿頭大汗把後台弄得亂紛紛，結果既不正確，又不迅速，燈光控制上若是沒有經驗的也很難令人滿意。至於天幕上的雲霞、月亮，就更非缺乏經驗的人能担任的了。所以過去新市華校演戲，多半請別校戲劇組幫忙。有的女校，自知後台毫無辦法，就索性請人完全代庖了，這樣一方面累壞了幫忙的人，另一方面自己既不從工作中求經驗，那就永遠學不會，下次再演，還得請人幫助。

五、化裝問題：

演員既多數是初次上台者，當然不會自己化裝，就是上過一二次台的也多數得請人代化，這就發生兩個問題。

①請來的人多半沒有詳細研究過劇本，憑着自己腦中的臉譜代演員化裝，結果與劇情不吻合，而導演也因他肯來幫助正是大人情，不敢多講。

②演員多化裝人少：往往化裝者，一個人要化六七個演員，爲了來不及就不得不把化裝時間提早，本坡天氣熱，流汗多，化裝太早，常有還未上台而臉部化裝已經弄壞的現象。

六、演出場所問題：

本坡中學，只有華僑中學有一座很好的禮堂（但要演大戲時，舞台仍

嫌太淺）。其他各中學的禮堂都嫌小，甚至連小的都沒有，要演多幕戲時就不得不另找場所了。世界內的戲院，四週太吵鬧，破壞氣氛，影響觀眾情緒；維多利亞戲院，環境好，舞台條件亦佳，但很難租到，而且座位太少。近年來新建的光華學校，愛同學校都有規模相當大的禮堂，已常借給人用。維多利亞戲院已拆掉重建，也許將來演出場所不至有大困難了。

七、劇評問題：

新加坡社會對於學校演劇似乎不大關心，很少看見社會人士所寫的正劇評。所有的劇評，幾乎全是有關朋友寫的，不外捧場、讚美，讚美固然能給人鼓勵，但是亂讚美、亂吹捧，會把演員和負責人捧壞；使他們自高自大，氣餒千丈。記得幾年前×先生對×校劇團的演出一番好意寫了一篇劇評，以嚴肅態度好壞都評，說了幾句公平話，該團的演職員，不但不接受，反而和他開筆戰，把他目爲仇人，自此以後有些本想給他們寫點劇評的人爲了省麻煩，也就不再寫了，甚至對他們的演出根本裹足不前，讓他們自導、自演、自評、自我陶醉在成功的彩霞中，沒有人嚴肅的爲他們指出過去已有的成就，所犯的毛病，今後應走的道路，眞使人感到可惜。

八、學校的態度問題：

很多學校要演話劇，不是站在提倡戲劇教育的立場上，而是爲了遊藝會需要演一個節目來湊熱鬧，平時對於學生這類的活動不聞不問，更不加以指導，等到要開遊藝會時，才叫他們籌備演出，演完以後，大功告成，善後的工作仍全交給學生，不予理睬。這不但使戲劇在學校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有時也因和參加這類活動的同學脫節，而產生其他的麻煩。

應如何解決以上各種困難和問題呢？我簡單的提出兩點意見於下：

一、校外人士的合作：本坡許多作家在文藝創作上都有相當成就，若肯在劇作方面多花些時間，那麼劇本量的問題便可解決一部份。若再經常與演出團體保持聯絡，把好處、缺點，或不適舞台條件的地方，坦白的提出討論研究，再以這些已有的經驗從事新的劇本創作，相信性質的方面不久也能達到很高的水準。另一方面學校演戲時，不要以爲幼稚不值得看，應該多去看，看完後還要加以批評鼓勵，用誠懇的態度，指出他們的優點和劣點，若怕在報紙上寫劇評，會引起不愉快的誤會，便可找機會用口頭向他們提供意見，逐漸使他們悅服信仰。

二、學校方面應該認清戲劇教育的價值，盡量協助指導學生的戲劇活動，使學生對戲劇有正確的認識，以嚴肅的態度來參加工作，不致把它當做出風頭的好機會。同時有計劃的培養導演、演員，訓練工作人員，使人才輩出，一批畢業又有另一批新人可以接替。至於戲劇用品方面也可以有計劃的逐年添置。

討論 注意小市鎮話劇運動

提摩兄對當前華校劇運問題，發表了非常精闢的見解，我也同樣感到不論是劇本、導演、演員、劇場、舞台裝置以及後台工作人員，在在都是問題，不過這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尤其是在在小州府更加困難。

從新加坡到亞羅士打，不論是大都市或小州府，華校雖然沒有特別注意話劇，但每年每校幾乎都有一次遊藝會，除了小學生的歌舞之外，話劇顯然是最重要的一齣「壓軸戲」。這在大都市裏，也許只是一陣熱鬧，過後就不算是一回事；但在小州府的一般市民腦海中，却會長久地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假定華校所演出的具有教育意義的戲，自然會收到相當鉅大的教育效果。

因此，我除了希望能夠多產生一些適合現實環境和客觀條件的劇作之外，其他方面只好靠觀摩。由大都市的華校先起領導作用，讓在小州府服務的教育界人士多學習一些新方法。更理想的是組織小規模的巡迴劇團，多準備一些比較易於演出的獨幕劇，到各州府巡迴演出，並讓各州府教育界人士有機會參加演出工作。一方面是起啓發與示範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廣泛展開話劇運動。這種工作雖然相當艱鉅，却具有特殊重大的意義。

·夏風·

多演多看多觀摩

馬來亞的學校劇運，一般說來，星加坡要比聯邦好些。但是不可否認地，幾次演出的水準並不够高，尤其是演員的國語不修標準。我相信，每次演出都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並且演員的態度也相當認真。其所以水準不能逐步提高的原因，恐怕是缺少較高水準演出的觀摩。因為演戲不僅要多演，自己領會；並且要多看，吸取別人的經驗。現代的戲劇藝術已經是一項專門的學問，定

要多下功夫，認真鑽研不可。因此，我希望能有較高水準的劇團多在星加坡演出，好供同學們觀摩。並且盼望熱心劇運的人士能在星加坡創辦一間戲劇學校，來訓練專門人材。使愛好戲劇的青年能有一個學習的地方，則未來星馬的學校劇運定會有其光明前途。

·蔣保·

解決劇本荒導演荒

馬來亞華校學生熱愛話劇的程度，不能算登峯造極，談起來也相當令人感動。我會親眼看見一些聯邦的學生在沒有劇本、沒有導演的情形下，苦心摸索，並且毫不氣餒，毫不灰心。當一個太不像樣的短劇演出以後，他們也會同樣地興奮得流出眼淚。這份熱情是如何地值得珍貴，是如何地值得培養發揮。按道理講，以馬來亞國語的普遍，戲劇運動是有其發展前途的。但是在劇本荒、導演荒的限制下，戲劇的發展竟然慘被扼殺，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呼籲有演劇經驗且有寫作能力的朋友們，多來創作適合於此時此地而富有時代意義的馬來亞化劇本。如果爲了不太吃力，而且適合學校演出的條件，最好先從獨幕劇寫起。這樣，拋磚引玉，好的新劇本自會慢慢產生出來。同時也盼望有戲劇經驗的朋友們，能抽出時間，多來幫助同學們排練，戲演出的多了，日子久了，好的演員自然會被發現。年青一代的戲劇工作者慢慢產生了，馬來亞的學校劇運自然蓬蓬勃勃起來。

·中青·

如何欣賞戲劇

提摩兄在當前提出了星洲的戲劇問題，讓我們一般喜愛戲劇的朋友們，各抒己見，加以探討。我認爲在此時此地來討論這些問題，確實是有價值的。范兄就星洲過去劇運的實際經驗，發揮了他對於劇本、演員和導演幾方面的看法；這裏，讓我來談談如何欣賞戲劇罷。

不消說一齣戲劇的演出，爲的是博得觀衆的讚美。說通俗點，就是要能搔着看客的癢處。但

往往吃力不討好，弄到雙方都不愉快。其中最大的原因，我看實因戲劇所諷刺、所暴露、或形容的幾方面的背景，不爲觀衆所了解；等於對牛彈琴，或曲高和寡一般。往往觀衆聽不懂或看不順眼的某些地方，會是戲劇的高潮；不論是悲是喜，全被糊塗的觀衆否決了。有些聰明的導演，只爲了討好觀衆，就在選擇劇本方面下功夫，結果真正有價值的戲劇，却被擱置在一邊，讓不倫不類的低級趣味，佔了上風。試想想文明戲爲什麼會生根，以致歷久不衰，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一般把戲劇看成是純娛樂工具的觀衆所支持，說說笑笑也就完了。所以說要扭轉這種頹風，就需要從事嚴肅的戲劇工作者，去教育觀衆，使他們懂得欣賞，使他們除了領略娛樂的成份外，更能吸收藝術的、教育的精華。

現代許多國家，仍重視戲劇的演出，有時一齣好戲的上演，觀衆萬千，演出的次數愈多，票房的紀錄愈高，每次都有人在報章雜誌上，加以正確的批評。這樣，演員既有精益求精的改進情緒，以致駕輕就熟，在技巧上真成了人物的造型，讓觀衆情不自禁，在內心起了共鳴。

文化落後的馬來亞，戲劇是有前途的，許多人的生活，都是糊糊塗塗地在頹廢的圈子打轉，如果有戲劇常常暴露和提醒，必使更多的人拿出自救救人的勇氣。

愛好戲劇的人，應有欣賞戲劇的磨鍊，倒是一件最起碼的課題。

·興周·

先來一個大波

關於提高及推廣當前華校戲劇的問題，提摩兄的意見已經包羅周詳，我是在同意的。他所提出的意見中，怎樣供應可演的劇本，是最重要的。此外，我覺得還有兩點很重要的，一是喚起熱情，二是示範正確的演劇知識。這是根據我以往親身感受的經驗而發的。記得在抗日戰爭時期，爲什麼學校戲劇運動會那般的不扶自長、蓬蓬勃勃躍起來的呢，一方面當然是民族意識的熱

情高漲的緣故；另一方面則是所有的作家、藝人、演員、電影演員，投身於抗敵演劇工作的大熔爐，掀起了一個演劇的大潮，因此也激起了學校演劇熱情的緣故。抗戰時，我在重慶的時候比較長，僅以重慶的演劇為例。當時，重慶有四五個水準很高的劇團，集中了大批的好導演、好劇作家、好演員，大家輪換上演，一個劇接着一個，有時同天有三四個戲同時上演，而所演的戲都是場場滿座，場場售票排長龍；觀衆包括各界，其中學生自然佔大部分。看了戲的出來，都是臉紅耳赤，眼含淚光，心跳急速，熱情大爲激動。因此那時候，學校劇團紛紛自動產生，一個數百人的中學，可以有三四個劇團組織，競相演劇，而不學自通的「天才」演員與戲劇工作者也都從地底冒出來似的產生了。這便是熱情被喚起了，演劇知識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了的緣故。文學也是一樣，非有十幾部驚心動魄的大創作產生，不足以帶起文藝的狂潮，更不足以形成一個文藝的時代。只是一些令人眼淚流不出，笑又不能捧腹，隔靴又抓不到癢的小碎片，實不能驚天地動鬼神，掀起巨波。因此，要提高學校劇運，最好先集中全星馬優秀的戲劇工作者，集中智力、精神、財力，作數次精采的演出，先來掀起一個澎湃的大波。

·高路·

關於台詞問題

我想對台詞這一點發表一些淺見。

星馬的華文教育相當普及，國語也相當普遍，但最成問題的是成爲一種沒有抑揚頓挫節奏情感的「南洋國語」，這種國語應用在舞台上，往往會使觀衆發生刺耳、不自然、太做作的感覺，這不能不說是最普遍的一大毛病。

語言的作用不外是說明事物，表達情感，或向對方表明自己的願望。同樣的一句話，往往會因爲聲調與語氣的差異而表現絕不相同的意向，所以中國人很注重「審言察色」，從發言人的聲

調語氣及神色態度來判定其內心的真正意向，語言如果不能充分以抑揚頓挫的音調節奏來表現，往往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戲劇是一種綜合藝術，最重要的是語言藝術，戲劇台詞本是語言的淨化，從普通的語言中加以提煉，去蕪存精，並且特別注重聲韻，目的不祇是要充分說明事物、表達情感及向對方表明自己的願望，而且要引起觀衆的共鳴。所以對每一句的發音，聲調，語氣，音節要特別重視。

因此，我特別希望每一次演出的排練工作，應該花加倍時間在對台詞方面，不但要做到發音準確的起碼條件，而且應特別重視聲調、語氣與音節的變化。

·沙明·

角色與導演

一齣戲劇的籌備期間，使導演最棘手的，就是角色的分配問題。在職業劇團中，導演有支配的權力，可根據角色最適於何人擔任而分派。在業餘劇團，包括學校在內，參加演出的男女演員，便要挑精選肥，使導演無法支配，造成演出上的困難。任何一齣戲，總有主角與配角，老頭子、老太婆與年輕少爺或小姐，紳士與流氓，經理與職員，正人與強盜等等，受了封建觀念洗禮過的人，老以爲他和他最適宜擔任戲劇的主角，最好是做一個少爺和時髦的小姐，至於所謂配角或地痞流氓之類，最好找技藝較差的人擔任，這完全失了戲劇藝術最高的價值。善於演戲的人，他自然了解凡出場的沒有一個不重要的，只能說某人的戲重，某人的戲輕罷了。譬如說某一齣戲中，是特別強調一個強盜的爲非作惡，那個被盜的紳士倒成次要的角色了。再如，一個大家庭中，一個出奇的婢女，她的戲反比一個小姐更吃重，在觀衆的心目中，自然會隨戲劇的形容而對她起了好感，並非說要演一個小姐才有價值。總之，角色在戲劇藝術中是沒有階級的區分的，只能說你演得好不好，像不像；這個決定的權利是

屬於觀衆，並非由演員自己武斷。如果一個從事戲劇藝術的人，能打破這種自私自利的階級觀念，在上演時忘掉自我存在，則必能成功。至於說年輕人總喜歡好勝，他剛踏入戲劇的門限，換句話說，他只扮充過一兩齣戲的角色，多少和觀衆接觸過幾次，他就心高氣傲地不肯再擔任任何戲劇的演員，而掛起導演的招牌來了，大胆一些的甚至自編自導，氣傲萬丈，儼然進入世界大導演之林；咳！如果說戲劇藝術是那末容易，世界早已成爲戲劇的世界了。

話劇在中國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到現在仍產生不了多少可以演出的劇本，也沒有多少出色的導演，足見戲劇是一種潛深的藝術，非苦下工夫不可。

我一向是鼓勵愛好戲劇的人士們，多參加演出，多研究技藝上的真工夫；但我却不贊成他們極幼稚的自滿。

·梅芝·

要學好國語

關於華校演劇問題，范提摩兄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意見，都是值得注意的。范兄從事戲劇運動多年，在新加坡幫助學校劇團導演過許多大戲，他是從具體經驗中提出許多切合實際的意見，當然都是很正確的。本人對戲劇外行，不過至少可以說是一個「觀衆」，所以也有些感想。我覺得新加坡演出話劇，不僅是學校劇團，就是離校多年的戲劇愛好者所組織成的劇團，也有這種缺點，就是國語說得太差，有些簡直差到不堪入耳的程度。既然是話劇，說話是很重要的，話說得好，如何可以演劇，所以國內的大小劇團，據我所看到的，凡是演出，國語總不成問題，我想他們可能認爲這第一個條件不够標準，便沒有上台的資格。我平時覺得南洋國語，也還說得不錯，但一上台上，便纖毫畢露，因爲台下的觀衆，決不願放過一句話或一個字，如果有一個字音說得不正確，便深深感覺刺耳，全身覺得很不舒服。

戲劇究竟是一種藝術，必須要求盡善盡美，學校劇團的演出，也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凡是一個劇團，都應該請一兩位能講一口標準國語的教練，平時多多訓練演員的國語。打籃球打得好，要從基本動作學起，演劇演得好，也一樣得受基本訓練，是萬萬不能草率從事的。·高宇。

讀詞法比發音重要

好些朋友提到「南洋國語」的毛病，認為此點對演劇水準大有影響。在這一點上，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覺得，演話劇國語固然要力求標準，但不盡標準的國語亦未嘗不能演出好話劇。譬如，在國內南方諸省演劇時演員的話常常是南腔北調的，但也有上好的演出。所以生長南洋的同學，未能天天受標準國語的洗禮，已經由成年累月的習慣形成了一副南洋腔，而一時又改正不過來，倒大可不必灰心或喪氣；不標準的國語腔亦可演好的話劇。話劇中的對話，不在腔之標準與否；而在句讀法對與不對。朋友們覺得一般演出中的話不入耳，實在是出於演員台詞的輕重與語氣讀得不對的緣故。

要使南洋國語進而為標準國語有許多困難點要克服：一、國語中尖圓字的讀法，二、鼻音喉音之運用，三、發音的四聲法，四、國語的味道兒。要克服這些困難，真不是指日之功；尤其是在馬來亞的教師大多是閩粵人，自己的國語就是南腔，何能教授及推廣標準國語呢！這必須大力推廣國語唱盤，各地廣播電台及麗的呼聲增加國語課程；縱或這樣，也還不見得容易。

但是讀好台詞，却並不困難。因為日常我們每一個人說的話便有語氣，便會傳達一定的情感；這種操縱語氣的技能是個個都會的，只不過缺少有系統的自覺的明確的研究而已。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說的是發乎於心的話，所以，不加思考也會說得很好的。到了台上，一則對角色每一句話的情感未認識清楚，二則未慎密研究怎樣

強調語氣以傳達準確的情感，三則總以為演劇有個公式化的調門（其實是他腦中主觀意造的調門），於是險起台詞便處處離譜，表錯情了。其實，讀台詞的技巧雖然變化多端，但是要點却只有幾個，一旦點破，人人都很容易學到。演員只要能得到對讀台詞及語意學有研究的導師所指導，雖然國語說得不準，語氣却能大為改進，演出戲來也會有好的成績。我們常可以見到，好些大導演，自己的國語說不標準，却可以指導國語說得利落乾脆的演員讀台詞，便是因為他深懂讀詞及語意的個中三昧之故。由此可見，腔之不標準是次要；語氣及情感為主要。·辛生。

建立學校戲劇運動

在今天這個迅速進步的馬來亞，看來似乎甚麼事全都朝前猛管着，惟有戲劇運動非常消沉。戰後整十年來，這一類的活動簡直少得可憐。倘要認真一點，就說馬來亞的「戲劇」根本談不到「運動」這麼一回事，也不能算過份吧！

當然，如果硬說有，那祇能指：尚有一般愛好戲劇的伙伴們，每在萬分耐不住冷靜，或者有什麼籌款的事務的時候，偶爾湊合一塊兒，辛辛苦苦地排練，演出；而所演的却又總離不了雷雨、日出、原野，這幾套老戲。這種「偶爾」的演出，能否冠之為一種「運動」呢？至於歌台舞榭，那種不倫不類的鬼打架的文明戲，越發不可譽之為「劇運」當中的一環了。

既沒有一個職業戲劇團體經常演出，鼓勵劇運，業餘的又未見有多大熱心，戲劇缺少鼓勵，缺少推動，因此無形間學校的戲劇活動自然而然跟隨冷淡下來。（當然這不可一概而論，完全抹殺學校戲劇活動，單拿星加坡來說：例如過去中正中學跟華僑中學，以及最近公教中學間或亦會有一兩次演出。不過我的意思旨在提出「運動」，既然毫無熱烈地此起彼落的競相演出的風氣，自然無法歸之為運動。）但是這情形也可反過來

，劇運照樣可以由學校推動而使之成高潮。

誰都知道，學生是最熱情的，幹什麼事全有火一般的燃燒的心，故而若從學生羣中推動一件事將是最迅速、最有把握、最能成功的！何況戲劇這玩意兒根本是反映人生形形色色的精華，因之它也最能感動人接近人的心靈，不論男女的，老的少的，莫不被它吸引，尤其年紀輕的人更加易接受戲劇的引誘而願投身在這種活動裏。但也有些人認為學校戲劇活動少，是缺乏導演人材，這一點固然有一些理由，但却不盡然。有時，學校裏未必有相當戲劇修養的老師或同學可以出來領導同學的戲劇活動，但別開學校可以有，社會上一定有，自己沒有何妨向別處請？我認為最大的關鍵，學校之中不是有了一個固定的戲劇組織，諸如劇團、戲劇研究會等。先有組織，然後始可談活動。倘使全馬每間學校都有戲劇的組織，有活動，組織中的每一份子都熱心的，抱有學習、求進、研究的精神，努力活動，經常活動，造成一種風氣，那麼學校的戲劇運動自自然然便會在馬來亞展開了。

所以，我以為要使馬來亞的學校戲劇真正展開成一種運動，最好學校本身做原動力推動，要達到這一步，首先必須要建立學校的戲劇運動，那麼，具體的活動應該做到這幾點：

- 一、組織劇團。
- 二、利用課外活動時間活動。
- 三、每個週末發動小型的同樂會演出獨幕劇。
- 四、假期聯絡其他學校劇團發起較大規模的競賽式的演出。

以上只是活動的原則，至於細則方面自然是這麼簡單，不過馬來亞學校戲劇活動，已經零零落落，斷斷續續的有過這麼多年的歷史和經驗，只要年輕的人肯幹，和有戲劇素養的老師緊緊手拉着手聯合起來，一致接受戲劇的洗禮，馬來亞的劇運一定很快就有光輝的前程到來的。

子虛傳

·述古·

雷嫂子的獨生子寶仔讀書很不用功，已是衆人皆知的事實，做母親的也明顯的承認；但是要說不用功的寶仔兼且出奇的頑皮，這個雷嫂子却不肯苟同。她恨透了胆敢這樣批評她的兒子的人，不管這個人是她的親戚，朋友，長輩，或者是她的丈夫。「我的寶仔不好是我的事，你們配管？」她睜着渾圓的眼珠問所有的人，自然包括自己的丈夫雷叔在內。

雷叔不配管兒子，雷嫂子早已有實際行動在先；她曾經在大庭廣衆之間扭過丈夫的耳朵，也曾經唆使兒子當面罵她爸爸「老烏龜」！原因是雷叔自己賭博，而去責備兒子賭博。己身不正何以正人？雷叔無臉見人，逼得發誓不再理兒子的臭事。

雷叔不再理兒子的臭事，對於自己確是十分聰明的決策，換言之他已十足表示信任了太太，太太也信任了他的賭博是屬於正事。從此河水不犯井水，落得個家庭裏國泰民安。雖然兒子背地裏環喊他「老烏龜」！但是他不理，就當做沒有這回事。

不明不白的唸完了小學的寶仔給母親自作主張地送到外坡升學去，一年未到又給母親自作主張地回到家裏來。聽雷嫂子的口氣她是非常不放心尚未接回家裏來。因為接得報告說，寶仔在外經常受同學們的欺侮，非常可憐。但另據可靠方面傳出的消息說，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寶仔偷了他「隆幫」住宿的親戚家的

錢，不幸發覺了給抓起來關在一間暗房裏，然後通知她雷嫂子要人嗎？帶錢來贖，不要人嗎？他們自有下一個步驟。喝酒吃飯，可以談親戚，金錢上頭絕對沒有親戚。雷嫂子一

接到消息飯也無心下喉，次日趕上班機飛到外坡去，就這麼樣她倆母子一齊回了家。不過，受人欺侮也好，給人抓來關在暗房裏也好，寶仔是威風凜凜的回了家，受到往日的同伴無限熱烈的歡迎。

回了家的寶仔無所事事，真的哪！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該幹點什

博這門他本來早就有了心得，在這

些閒得發悶的時候，他也偷偷地賭會兒博，並且學着大人的模樣抽起了香烟。他左邊的褲袋經常放着一副荷蘭牌，右邊褲袋放着火柴和香烟，後面的口袋放着錢。寶仔身邊有挖之不竭的錢，根據常跟他一齊出入的同伴說他十賭九輸，輸得欠上每一個賭伴的錢，可是當天，或者可能隔幾天，他又會像弄魔術似的弄來許多錢；超過正當當從他母親手裏得來的零用錢的幾十倍。沒有人知道他的「資本」打從那裏來，這真是古怪。好在賭友們所研究的只是怎樣從別人手裏贏錢，至於別人手裏的錢是怎樣個來歷不是他們感興趣的事，那怕那人的錢是寶祖屋得來的。

雷嫂子知道兒子常常去賭博，她裝着非常的生氣，對天喧嚷，並且當衆晃出一根藏在門角落裏的長棍，說是傢伙早已預備妥當，遲早總要好好好的教訓他一頓不可。事實上那根長棍只是用來趕野貓的，從未見他派作第二種用途。她說：「真的！他大了，我就認真管來也太沒有天理了，只要他能自己懂得自愛！」

有一回，雷嫂子忽然發覺放在某處的錢短少了二十多塊；她懷疑丈夫不老實，雷叔有口難辯，後來澈查起來，竟是兒子的傑作。當這件事鬧下了，雷叔的不問不聞的信念立刻起了動搖，他主張這次不能再縱容寶仔了，最低限度要給他一個小小的警戒才像話。雷嫂子覺得下不了意，果然一把揪住兒子的手，大聲喝着：

「錢你拿到那裏去了？還有沒有？下回敢不敢？」

「打他哪！打他！」雷叔在一旁慫恿。他一貫來沒有看過太太動手打兒子，這次打起來預想一定很好看。

「打，打你的死人骨頭！」太太迎頭潑來一盆冷水。「你要用錢難道他就不要用錢？吩咐他下次不要胡來就得了，打！動不動就打！要打先打你老的，你自己先帶壞樣子。」

另一回，雷嫂子又不見了整整五十塊錢；她心裏明白，却不像以前一樣放在嘴裏。考慮以後，她覺得惟有採取防範的辦法；這一來那個要偷而無法可偷，無法可偷就是不偷，不偷就好了。她把不見錢的事私埋進心底裏，絕口不提。說真的，自從採取了防範的辦法，失錢的紀錄無形中減少到等於零；雷嫂子很開心，她自認已控制了兒子的劣行，成功地把兒子引上了正軌了。「寶仔近來已經學好了！」她笑着對做爺的說，而且還提出證據，證明那個的確不再偷錢。但這並沒有證明他不再賭博。

有個女人來見雷嫂子，兩手捧着一個支離破碎的小木箱，呱呱叫地指名要叫雷嫂子，引動了好些走來看熱鬧的人。雷嫂子不知什麼事出毛病，當時渾身不自在。出來一看，認得是本村學校的校長太太，不覺更繃了眉。

「什麼事呀？」她問。

「是你寶仔做的事！」那個並不擅辭令，一見是她所要找的人了

，反而不知從那裏說起。

「我的寶仔做了什麼事呀？」
雷嫂子有看不起其他女人的習慣，對方雖然是文雅的校長太太，但是她依然斜着眼睛。

校長太太大概已經想起要說的話了，她輕輕遞過那隻破木箱給這個看看，「這是學校販賣部裏盛錢的箱子，今天中午給人撬開門鎖偷了去，箱子在一個樹膠芭裏找到，但是錢已經沒有了，零零碎碎最少有八十塊！」

雷嫂子心裏怦地跳了跳，暗自思想，這才奇呢！寶仔竟和這件事關聯上了，要是真的，的確不是開玩笑。不過，她怎麼就知道這是寶仔幹的呢？也許有多少值得懷疑的地方，因為詭賴的事常常有，人是沒有絕對清白的。

「你親眼看見是我的寶仔做的事嗎？」
「我沒有親眼看見。」
登時，雷嫂子胸口落下一塊大石，隨即吊上一股怨氣：既沒有親眼看見，怎麼竟這樣胡塗？她不想姓雷的是怎樣一個人家，亂戴賊的帽子，侮辱人家清白該論什麼罪狀？她很想踢那個一脚。

「你說，你既沒有看見，怎麼就想到我的寶仔呀？」
「我沒有看見，但是我想是他，不會錯的。」

又來了！雷嫂子這下無論如何不肯放鬆了。
「你說！你怎樣好這樣想？你要說！」

校長太太沒有慌張的表示，左

手抱着破箱子，右手指指點點：「今天沒有上課，學校裏沒有人。中午時候先生回來一趟又出去，我也要出去，就在這時寶仔和另外一個小孩子來了。我說要鎖門啦！他這樣說：不要緊，我要看報紙，你鎖罷，我會打後門出的。既然這樣用功，我還能趕他麼？所以我就鎖上大門走了。後來我回來，呀！大門還鎖着，先生已在裏面了，原來他是從後門進去的。站在販賣部的櫃子面前呆呆地看，我問他看什麼？他說有小賊進來，櫃門被撬開，那個盛錢的小箱不見了！我一想，沒有誰，除了寶仔以外，沒有誰再進來過，所以我懷疑一定是他。你叫他出來，我要問一問，只要問一問。」

那個說完探頭向着屋裏望，雷嫂子老實不客氣的把身體一堵。這真越來越不像話了，單憑一點點印象，就想把禍嫁過來，要欺侮也得認清對象，什麼窮寒酸的校長太太也敢目中無人起來了！
「你要老實，你敢不敢保證是他？」
「你叫他出來。」
「爲什麼要叫他出來？」
「我要問一問。」
「要問我自會問，要你着急什麼？」雷嫂子白了一眼，禁不住心裏有點發虛。她想窮寒酸的太太的話假如確實，寶仔便真的要不得，真的做賊做到尊嚴的學校去。好罷！她雷嫂子養了個賊兒子，在人前還有什麼威風？心裏一發虛，她越覺得事情似乎有可能，而且怪難辦。

「你站住！我去問問就來，不是，你走不了！」
一個人正當雷嫂子轉身進去的時候，迎面從屋裏衝出來，「誰說我偷的？說出來！我看他有幾大命！」

那是寶仔，手裏執着一根掃帚，虎眼圓睜地一脚踏前，一脚踏後：「誰說是我偷的？」他掃射所有的人。
雷嫂子當下發了楞，很快地她又清醒過來。

「是呀！寶仔，誰說你偷的？」
「她少見兒子如此威風過，暗自誇讚不絕。」
「說一句是我偷的，看這個是什麼東西？」寶仔對準來人舉起了掃帚。「說好好來！」
「是呀！說好好來！」雷嫂子替兒子助威。

「你看見沒有？」寶仔口角迸出泡沫。
「是呀！你看見沒有？」雷嫂子又起腰。
「胡亂賴人家！你以爲我好欺侮？」
「是呀！胡亂賴人家！有沒有天理？」
「哼！」
「哼！」
「呸！」
「呸！」

在雙管俱下的攻勢下，情況對來人非常的不利。那個看準對方高舉過頭的掃帚，慢慢偷步朝後退。她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孤掌難鳴，又似乎覺察到自己的身份實在不配跟

那兩個一道兒爭鬧，於是一言不發，慢慢地朝後退；忽然一轉身，走了。

這一走，反而把雷嫂子弄糊塗了，她沒想到那個竟走得這樣容易。「詭賴人偷東西的，別走呀！」她朝着背影喊，喊一句，便覺得自己的委屈深一層，因為她深信兒子完全無辜，不然那個不該就走。「破壞別人名譽，你就走得了？我一定要揭究明白，你好好破壞我寶仔的名譽，你，走？你走得了？」

雷嫂子十分不依，她跳着罵着直到那個的影子看不見，然後回頭徵求旁觀者的意見，要求大家評理：

「我的寶仔今年十六歲，大家聽到沒有？我只有他一個兒子，從來不缺他食，不缺他使，要錢？拿去！什麼原因他要偷別人的錢？你們相信不相信？那婊子，虧她丈夫是教書的，一點道理都不懂，不見錢便來對我的寶仔呱呱叫，真真豈有此理！誰敢說錢不是她自己偷去，胡亂推到別人身上的？說呀！你們大家說！」

旁觀者見沒了看頭，紛紛散去了。雷嫂子還是不依，她把竹戰正酣的丈夫叫回來，要他非出頭不可，現在兒子蒙上了不白之冤，一日不清雪，她便一日感到做人也沒有味道。

「這樣那裏可以，她自己偷了却推在我寶仔身上去！你去見見校長，不然我去！」她催促立即採取行動。

雷叔左右爲難。當然假如太太

所說的屬實，他也一樣感到憤怒，別說叫他去見誰評理，就是叫他去打架他也願意；但假如太太所說的不實——主要是顧慮到這個，根本上他對自己兒子的品德沒敢有多大的信任。

「沒有就算啦！」他想了很久。

可是雷嫂子不像丈夫那樣隨便，她早已悶得發慌，很想找些意外的刺激調劑調劑，難得現在有這個機會，白白喪失掉未免太可惜。她着實實地把他丈夫罵一頓，希望藉此激起他的一股兒勇氣，然後雙雙出馬找校長太太大鬧一場也是上好的佳事。雷叔老不為所動，這真大大傷了雷嫂子的，看來非到了扭耳柔的情形不可了。

「你真的不去？」

懸思

常夫

在地圖上，
好幾次找到
你的故鄉。

那是一個狹小的市邑
傍近東南海濱。

那裏一定有繁茂的綠樹，
春風吹着美麗的花草，
百物茁壯的生長，
日光一定更加和暖。

在那塊藍天下面，

雷叔尚未答話，外頭又有人高喊雷嫂子。雷嫂子驚起耳朵聽，脚步自然然而向外走。嘿！這一看給她猜正着，又是那個冤枉詭人的婊子回來了！而且還伴同兩位馬來人呢。好！招來了兩位打手，她雷嫂子雖然不怕，但總得小心才是。

「你出來呀！」她先向屋裏招呼着，轉過臉對兩位打手仔細端詳。很快的她認得那兩位好生面熟，似乎還是寶仔爸的好朋友呢！好朋友既然轉了陣營，也只好當作敵人看待了。

「阿巴馬占？」第一句便追問那兩個的來意。

校長太太照舊捧着那隻破箱子，這次她有了勇氣，一連進前好幾步，而且像深怪那個不朝她看似的

你健康活潑的生活，
你在原野中徘徊，
也在市街上往來。

你以坦摯的熱情，
教育純潔的少年；
你以不倦的精神，
指導無知的人民。

你熱愛你的工作，
你喜歡溫暖的家園，
時也帶一縷淒惻，
懷念遠方的知音！

高聲叫起來：

「好了！現在證人在這裏了！多說無用，你問他們兩個，他們兩個都親眼看見寶仔抱着箱子從他們屋前經過的，問他們——呢，『馬末』，『依尼』？（這個）」

兩位馬來人一齊笑着，一齊點頭。

該死！原來是來作證人的。雷嫂子還不完全相信。

「布督？（真的）」

「布督！」

「布督布督？」

「布督！」

噫！雷嫂子耳朵邊响起一陣怪聲，她知道事情壞了，主要是有這兩位發瘋的證人，為什麼好好要作證人呢？她很了解。

雷叔早已站着跟校長太太談着話，對於兒子幹的事他已經深信不疑，每句話都表示出十分沉痛的惋惜，要大家原諒，他一定嚴辦。雷嫂子聽見一些，猛回頭，喝！那不中用的在宣告投降了，還早呢！

「說什麼也沒有用，叫寶仔出來！叫他來對證！我不相信——寶仔！寶仔！」她向屋裏叫。

寶仔沒有應聲。雷嫂子向丈夫使個眼色，意思要那個進去催促一下，忽又似乎覺得不妥當，還是勞動自己好。

大概過了十分鐘，雷嫂子出現了，「你進來！」她命令做爺的進去。又是一個約莫十分鐘，雷嫂子單獨一個再出現，眼便瞪緊兩個做證的。

「現在我才查問清楚，」她無

可奈何似地嘆口氣。「事情是幾個人做的，我的寶仔只佔一份，唉！小孩子真沒有辦法。」

「不，只有他和一個小孩子罷了。」校長太太急忙更正。

「你聽我說，我的寶仔說話最老實，決沒有錯。不過，那也好，我一定要嚴厲教訓他，小孩子不教是不行的，何況是偷東西，小時偷針，大時偷金。這些我知道，一定要教！你也知道我做人從來不隨便，說教就教！我現有就教！」嘸！大門關上了，雷嫂子要實踐她的諾言。

可是，外頭人等了好久，沒有聽見屋裏有動靜，連一點兒擾亂性質的哭喊聲都沒有。倒是等到雷叔偶然開門出來，方才明白她跟寶仔倆正在裏面吃着炒蛋飯，一切情形看來都很太平。

事後不久，雷叔這樣偷偷對人搖頭說：

「我不會說話，寶仔是給做母親的過份溺愛壞了的。但是，我也有責任，我不該給他做出壞模樣，賭害了我兩父子間的情感。因為賭，我照不了他，是我不對；因為疼，他是獨生子，所以常常包庇他，是她不對。現在他是壞了，我已經知道錯，我不能一直錯到底，如果再聽他自由下去，眼見日後必定變成流氓，我不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兒子不成人，這是我的責任，我要想法子救他，當然，我必要先把自己的行為改正過來……」

我和小黑人生活在一起

李定華



上咄叻地方，有很多原始森林，在深林中，住着不少小黑人。這種小黑人，大家喜歡叫他們做山番。

馬來亞淪陷時期，我爲了養活一家人，丟了吃不飽的粉筆生涯，到芭塲上去，過辛苦的耕種生活。

在芭塲中，時常有小黑人出來替我們工作。他們會帶山亞答，會割稻，會斬竹圍籬笆，也會做春米的工作，做了工，不必工資，只要有烟抽，有飯或土薯吃，有一件衣或褲，給他們穿，就可以了。因此，我們都很歡迎他們出山來工作。

俗語說：「一次生，二次熟，」他們出山到芭塲來的次數多了後，我送給他們的香烟也不少了。經過了多次的攀談，我和他們就變成相熟的好朋友了。

他們的首領名叫阿保，因爲身高六呎，又叫做班映，年紀四十餘歲，是一個性情溫和的領袖。小黑人每次出來做工，都由阿保率領，他很會說馬來話，一切工作都由他接洽。他接到了工作，命令帶領的男女去做，是沒有人敢不做的。他們一種尊敬領袖、絕對服從的精神，可以使人們想起，這大概就是他們在深山中，能够生存和傳種活下去的原因吧！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我的稻子種在新芭上，已長到人頭那樣高，快要開花結稻粒了，剛好班映帶了一班人出來，我就請他們替我做圍籬笆的工作。他們先在芭塲尾高山上，用山亞答蓋成一間臨時住的矮棚。我去看他們織山亞答，編織亞答葉的工夫好還不算，最好的是削籬皮的技術。

一條小籬斬了下來，他們可以削開四片或八片，然後再去掉籬骨，削成長長的籬皮，用來綁亞答葉的幹，做得快，而且做得好。三個人做半天，八塊織起來的山亞答，已經做好，可以蓋上屋頂去避風雨了。所謂「熟能生巧」，從他們的工作上，我才深深地體會出意思來。

白天做了工作，傍晚的時候，我給新鮮的木薯他們吃，他們不要，却要儲藏了很久的，特別是一些薯肉已黃，水份全缺，快要乾到沒有用的木薯。他們竟說那些乾木薯是最好的，取去用火烤熟了吃，個個都說很香，很好吃，新鮮的木薯，他們却把牠堆起來，或者埋在淺泥中，過了幾天，才取出來烤來吃。

他們最喜歡吃鹹的東西，尤其是鹽，我會親眼看過班映，取到了鹽，沒有混水，將好幾兩放到嘴吧裏去，大嚼一頓。那種鹹到苦澀的味道，要是我們一定受不了，他們却說是好味道。只要多給鹽他們，工作一定跟你做得快，並且做得好呢！班映他們也有甘榜，可是，爲了土地種東西的生長力問題，常常遷移。當圍籬笆的工作做好後，要回甘榜去的時候，我請求班映，准許我同下去，遊玩幾天。經過了他的再三考慮，終於答應下來了。

於是，在一天的清早，我和他們一齊向大山林中出發，在前面帶路的，是班映的女婿亞英。我們踏山過水，行了一天，尙未行到，便在一個山頭上，臨時搭下一間很矮的竹棚來過夜。那天晚上，棚的四面堆起了一些乾柴，燒着了火堆，一面取暖，一面預防凶惡的猛獸，來傷害我們，同時也可驅走嗡嗡叫的山蚊。在黑漆漆的森林中，度過了一夜後，醒來時天已大亮，用火烤了一些木薯來吃，吃後又開始趕路了。

那天下午，我們到了甘榜邊了。班映要我同他暫時留下來，讓亞英他們先回去。過了不久，

甘榜中傳來了竹筒聲，班映聽到了，才帶我進村子裏去。

到了甘榜內，我先看見幾間矮腳的棚子，約有兩「依吉」地方，種着木薯，芭塲斬得很不好，許多竹沒有斬斷，用大樹壓下來，火燒不光，都不能種植，可惜了許多地方。他們也養有狗和雞。狗種甚小，身體很瘦，大概是營養不足的緣故。雞種看起來是山雞，但，又不會飛走，可能是由山雞傳下來的雞種。

女人們上身裸着，下體則用短布遮住了，像出到我們芭塲時的裝束一樣。小孩子不論男女，都裸體來歡迎我。班映對我說，平時女人在甘榜中，是一絲不掛的，今天，因爲我來了，不熟悉，才用布遮起羞來。由此，我才想起，進甘榜時要稍待片刻的原因來。

晚上，班映叫他的妻子，用竹筒煮飯，再用火烤一些魚肉和鳥肉，請我吃大餐。吃飯時，我發現他家裏的用具，盛水是竹筒，羹飯是竹筒，裝碎物也是竹筒，幾乎全數是用竹的。盛飯的東西是大樹葉，吃時用手抓飯，跟馬來人差不多。吃完了飯，喝一杯冷水，我被請到屋前空地上，席地而坐，才知道班映已命令一些男女，在空地上開一個盛大的舞會歡迎我。在十多把火炬照耀之下，我坐在班映旁邊，看見有五個音樂手，正在彈奏着樂器。那些鼓、簫、絃等樂器，全是他們自己用竹筒做成的，樣子特別有趣。

演奏的時候，有男子獨唱，女子獨唱，也有男女合唱，有時，男子唱歌，女子在空地上舞蹈。她們的舞裝，是下身掛了一些大樹葉，上身全裸，頸上掛滿紅色的珠子，跳起舞來，動作慢，但很一致，上身多搖擺，形態甚美，肉感勝過峇厘的土風舞甚多。歌舞完了，是男女合跳，也有男子單獨表演，一晚節目很多，直鬧到午夜時候，大家才休息。

隔天，班映給我一支噴筒，致我使用的方法，吃了早點，我就和他們到山林中去獵野獸和飛禽，我們分成四隊，包圍一座大山，慢步前進，

在途中，班映指示一種葉有白漿的樹告訴我，那種白漿是製噴筒藥的一種。我看了後，覺得那種樹，是我以前入山斬樹搭屋時常見到的，却不曉得牠竟是一種很毒的東西；這次才明白，又多了一種智識了。

那天出獵，我們的運氣很好，捉到兩隻「不蘭」鹿，一隻獼猴，又噴死幾只小鳥。凡是被噴藥射到的部份，都用小刀把肉割去，據說才不會傳滿全身。回到甘榜中，班映叫家人殺了鷄款待我，給我吃了一個飽，我覺得「不蘭」鹿的肉很滑很脆，又香又甜，滋味十分好，是我吃過許多山味以來，最好吃的一種，吃後令人尋味。

天黑的時候，我又同他們到淺水河中去叉魚，又魚時用的工具，有尖木棍，尖刀等，八時開始，每人取了一把火炬，到河裏去，魚兒在晚上，沒有白天那麼活潑，故比較容易刺中。亞英他們的手法十分準，見了差不多大的魚兒，遠遠用長尖刀擲過去，是十有九中的，那種工夫，真使人佩服。又到十點鐘，已捉到很多魚了。回到家，他們除了把魚烤熟了吃外，多餘下來的，不用鹽醃，第二天就是臭了，也取來吃。也許是習慣上的緣故，久而久之，很多臭了的東西，他們都說更香更好吃呢！

記得有一回，一條大毒蛇到我的家裏來偷雞吃，被我打死了，埋在泥土裏。過了兩天，班映下來，我對他談起，他馬上走去挖開泥土，把臭蛇拖出來，叫亞英將肉烤熟了吃，一邊吃一邊說：味道真好。其實，那時的蛇肉味，已臭到叫我不敢行近了。當時，我覺得他們的食性真奇怪，這應同他們在一起住過了，才明瞭他們住在深山中，鹽很缺乏，因為缺鹽，始養成了吃臭物的習慣。

靠近甘榜的一個大山中，班映他們建築有一個大山豬棚，那種棚的築法很特別，像諸葛亮的八陣圖一樣，山豬走進去之後，不容易出來，而且可以關在裏面，到了要吃的時節，才去捉出來殺，簡直和我們家裏養的豬一樣方便。有一天，

我和他們一齊帶了武器，去有山豬棚的大山，大趕山豬，使牠們誤撞入棚內去，趕了很久，結果有一條母豬，帶了七條小豬，撞入棚內去了，我們就把牠們捉回去，殺了大吃一頓。

小黑人天性是很懶惰的，他們住的甘榜，雖然很近小河，可是，我和他們共住了好幾天，卻沒有見過他們沖涼。因為沖涼少，所以，不論男女，個個人身上都生了奇癢的疥疥。在晚上的時候，我常常聽到他們一夜搔到天亮，搔着皮膚發出的响聲，吵人入睡。有一夜，我甚至被吵到天亮都沒有合過眼呢！

他們男女相愛了，不必行什麼結婚儀式，只要到族長面前，說明彼此相愛，就可以自由同居，過着夫妻的生活。後來，如果夫婦發生了意見，不能同居住下去了，也沒有什麼離婚手續，只要把大家的意見，向族長說明白，族長答應了，便可分居，另行選擇對象嫁娶了。

他們住在甘榜中的男女，也不一定永久共住下去。如果有人不服從領袖指揮的，他可以離開村子，也可以號召村裏的人擁護他，同他一齊到別的大森林中去開闢新甘榜，成立一個新的部落，過領袖的生活，老甘榜頭是不能用任何方法來阻止他的。

他們一村人之中，如果有人死了，就埋在甘榜中，埋葬時並沒有棺木，也沒有儀式，過後，大家認為那個甘榜的土地不吉利，就選地搬移了。

他們住在近河的地方，要過河找食物吃，全靠竹做成的竹排，他們很擅長造竹排，選到不嫩也不老，又沒有蟲蛀過的竹，砍下來，削好竹身，然後砍成約二丈多長一條，頭和尾均用木條承起來，讓太陽光晒到半乾時，才編成小竹排，或雙層的大竹排使用。

這種皮膚棕色，眼睛小，鼻子扁闊，厚嘴唇，且有捲曲頭髮的小黑人，身體雖然矮小，住慣了山林，也頗知樹性，砍竹最有本領，絕對不會給鋒利的竹片割傷，他們知道駝背竹和彎身竹的

砍法，各不相同。砍樹他們也很有把握，用具是「文龍斧」，小而薄，柄又短，但是，他們用起來，却成了利器，跟我們用的四磅斧一樣鋒利。他們會先砍碗口在小樹身上，然後用大樹壓小樹，砍得很快，又不會被樹傷害到，真是能幹。他們的手工藝物品，也做得不壞，當我要離開甘榜的時候，班映送給我一只小鳥籠，一只大魚籠，都用藤皮和籐骨，編織得十分巧妙和美麗，使人看了就喜歡。

當我要離開班映的甘榜那天，亞英送我出山，全村男女老少，都來送行，心裏充滿了悲哀的別情，使我也覺得有點兒戀戀不捨。

如今，每當月白風清之夜，我總會想起他們的歌聲，想起他們的舞態，這異族朋友底善良的心，給予我的偉大友情，真是我一生也忘不了！

忍耐

矮人譯

孩子！對準着釘，
敲在它的頭上；
用盡你的力量來敲擊，孩子，
當鐵煉紅的時候。

當你有事做的時候，孩子，
用你的意志去做；
凡達到絕頂的，孩子，
都必須先爬上小山。

站住你的腳，孩子，
注視於天空，
你將怎樣吧上去呢？孩子，
要是你不會試過？

雖然，你時常顛仆着，孩子，
不要以為是失望了，
試一試，再試一次，孩子，
你將有一日會成功的！



綠的原野



譯西摩馬

埃及穆蘇瓦勒週刊，歷史悠久，銷行遍及亞非各國，圖文並茂，評價極高。今年該刊曾舉行一次短篇小說徵文競賽，應徵者不下數千人。經徵選委員會評閱的結果，小說家拉斐特投寄的「綠的原野」，榮獲首獎，領取獎金一百英鎊。該文長不超過二千字，惟含義深厚，發人深省，亦別開生面的構思。現特譯之，以饜閱者。

譯者識。

在以往的一個黃金時代，一位美麗的女王統治着尼羅河流域最肥沃的原野，常年葱綠的土地，成了沙漠中的驕傲，那些處女地已被勤勞的農民開墾成幸福的樂園。百姓既享太平安定的生活，全都矢志效忠王室，擁戴他們美麗的女王。

那時在王宮附近住着三位王太子，與女王最為親近，他們翊贊中樞，就像他們的先輩效忠歷代王室那樣地忠誠。

這三位關係國家安危的太子，爲了慕愛這年輕的女王的緣故，都用盡思致，以博取她的歡心。她對這種切身問題，雖煞費苦慮，却不知如何處置；這三位太子，不論年紀、體力和品格，都不相上下，各有所長，以致她無從決定，究竟該下嫁給誰。

幾天後的一個平靜的夜晚，三個太子都已入睡；他們想不到女王對他們暗中的估計。忽然有人報警，說埃及的耕地、牲口、倉庫全被那境的敵人佔了。

這三個英勇的太子，不約而同地起牀，立即趕進宮內，求見女王，使女王心安，提出種種足

使她鎮靜的辦法。但女王却表示對綠野被侵犯的問題，用不着任何人安慰她。當她那緊張的情緒，變得稍爲和緩時，她就大聲地演說，使所有侍衛都聽得清楚。她說：

「諸位太子，你們已使我猶豫不決，很久我就想由你們三人中，選一個做丈夫，但誰最好，實難確定。果然你們三人，各有所長，互不遜色，純良，尊貴，年青，英勇都各自具備了特殊的條件。但現有一個好機會，在等待着你們，爲了保衛尼羅河不受敵人踐踏，要你們盡力表現犧牲奮鬥的精神，以證實對我的效忠，誰的功績最好，誰就是我的丈夫！邊境這些野蠻人，蹂躪我們的流域，這些飢餓瘋狂的野獸，他們的呼喊就像旋風似的可怖。他們殘忍地宰殺了無辜的婦孺，並把逃避的老年人也捉來辱弄至死。你們眼前所負起的這項要務，是艱鉅的，死是生命的收穫，足使我們的綠野中的無辜者得到解放……我相信這決不會影響你們的勇敢的任務。地上的暴力也不能熄滅保衛的火燄，以及在你們的汗液中流行的豪爽和自尊。」

女王的聲音，已逐漸平和，她就命令三個太子立即前往抵抗劫掠的敵人。她熱烈地激動他們的神經，他們每一個人都各自選擇使用的武器，爲了保護敵人以鮮血所染紅了的那蔥綠的土地，於是大的奮鬥開始了。

那天的仗事猛烈，由早到晚，結果，三太子都操了勝算。但不幸其中一個太子已經陣亡，只有兩個太子蹙凱歸來，覲見女王。他倆已受了敵

人的創傷，但他倆在心中却各自起了一種堅定的信念，認爲身體受傷的程度，就是女王選擇他做丈夫的標準，毫無疑問了。

女王只看見兩個太子，而缺少了一個，就訝異地打聽第三者的訊息。他倆稟報說：不幸那位英勇的太子已在光榮的仗場上犧牲了。女王不禁地閉上了眼睛，對已故的太子哀弔了一番之後說道：「無疑地你倆得等待我的命令行事……我得忠告你倆知道，我選擇丈夫的事，已告一段落了……是的我要選擇那以他的功績，從新使我們的綠野，被自由的陽光所普照的人。我的心將爲愛他而跳動，我的情感，永遠懷念他。」

兩太子相互相互用眼光打量了一番，看誰最幸運地來接受女王這種恭維和敬重。但是女王不想再使他倆再猶豫下去了，她就表明她的心事道：「我現已決定選擇你倆的第三個犧牲的朋友，做我的丈夫，因他的光芒已照明了我們的光榮和自由的大路。他已以英勇和犧牲的執誠，來溫暖了我們的利益。現時你倆或許會問我，爲甚麼要選擇他做丈夫，因他只有靈魂而沒有肉體了。我對你倆解釋道：我將爲他清靜的靈魂，在宮內建造一座祭壇，使我能隨時弔祭他。我要向我們這位新時代的創造者借光，他的生活從今天起已經開始了。他的精神將永垂不朽，讓人們看看，青年們都步他的後塵，他是他們爲正義而犧牲殉難的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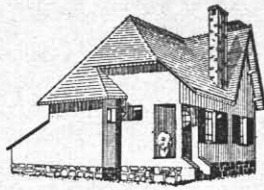
型。現在我希望你倆虔誠敬意地，爲他而哀弔一番吧，也爲那些把他的熱血來爲我們爭取自由的烈士哀弔。他釋放了靈魂，就像一把火炬，爲我們照亮了光榮和遠大的前程。他不朽的靈魂，將永遠活躍着，他那誠信的光芒，照亮了綠野，集合了東西的陽光。」

× × ×
捲起這一頁歷史，面對一般史學家們說：「啊，同胞們，這個美麗的女王究竟是誰？她是你們的祖國埃及啊……所謂三個太子又是誰呢？他們就是代表着海、陸、空、三軍呀……誰是殉難的烈士呢？他就是「無名英雄」。

× × ×
捲起這一頁歷史，面對一般史學家們說：「啊，同胞們，這個美麗的女王究竟是誰？她是你們的祖國埃及啊……所謂三個太子又是誰呢？他們就是代表着海、陸、空、三軍呀……誰是殉難的烈士呢？他就是「無名英雄」。

一間合意的屋子

·百木·



這兩個星期來，爲了要找一間單人住的房間，把我工作睡覺以外的時間全都佔去了。從報上招租的小廣告一框一框地找，這還不難，但往公衆牆壁上去看那東一張西一張的紅色招租帖子，那就把我害慘了。我得墊起脚尖，把鼻尖一起湊上，還沒法看個清楚，我這半年沒有去眼鏡舖子驗過眼睛，看來在清明節才配的八百六十度的眼鏡又已不够度數了。有時當我把腦袋高高地仰起，把眼眯得細細的，那牆上一股腥臭的味道襲來（這家店舖是賣鹹魚的），我胃裏便一陣翻滾要嘔吐，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我小心地看了半天，才看清楚了那張短紙寫的是：「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過往君子來看過，一夜睡到大天光。」這可真倒霉。

本來，在我這遠房娘舅的家裏住得好好的，也不用給錢；這倒不是我有意思不給，而是他本來欠我的錢，那是我的高祖父開綢緞舖子時賒給他外曾祖父的兩匹杭州織錦的欠賬，那是在光緒十八年端午節的事，該紋銀庫平五兩七錢二分七厘，光緒十八年就是公元一八九二年，到今年整整六十五年，照複利計算該是多少？我沒有把他整幢房子拿來已經算我够厚道的了。

這筆賬絕不會錯，那是我九歲半時出去放牛，經過關帝廟時，那八十六歲的老廟祝告訴我的。

直到今天，我在遠房娘舅家裏住了一共兩年零十一個半月，這個月是月大，有三十一天，今天是十五號，所以其實并不能真算半個月。

那是上個月的事情，那天我在大學裏教完了課回去，一跨進院子，就聽見遠房娘舅的第七個兒子在對傭人說：「唉，教授先生的襪子，真是：」

那就是在說我，這間房子裏只有我是教授，我在文學院裏開的有課。我是世界有數的中國考古學家，去年巴黎世界歷史年會讀過我的作文，那是一個學士院的會員代我翻譯和宣讀的，我自己不懂法文，也懶得到巴黎去。

那天，我下了課回去，清清楚楚地聽見那倒眼皮的小子在說：「唉，那襪子……」他對我的襪子用了很多不敬的詞句來描寫，真他……他……太……太……太不是個東西。我的襪子是前年用真正的陰丹士林藍布縫的，（我從來不高興穿線襪子），又大方又結實，我捨不得常洗，到去年十月才有了第一個小洞，現在也還不到十個，我每晚都小心地把它壓在枕頭下面，這地方的老鼠太多。

他怎麼能對我的襪子那麼的不敬？對我的襪子不敬也就是對我不敬。這小子不會有那麼大的胆子對我不敬，準是他的父親授意的，他想賴他外曾祖父欠我高祖父的賬。算了，跟這些粗人計較甚麼呢，由那一天起我就開始看報上的小廣告和看街牆上的紅紙租帖。

我對三樓以上的都不考慮，我上不到十級石階就會氣喘，我這兩年略爲胖了一點，我想要是脫了皮鞋和帽子，可能不會到二百磅的。這地方的樓梯全不合標準，那麼陡，又那麼窄。有些地方會有電梯，但「呼」那麼一下，我受不了，我的心臟不允許經常受如此的刺激。

我只看樓下和二樓的房間，我只在黃昏和晚上才有時間去看，上午我要上課，下午天氣太熱，我討厭出汗。

一天，我一吃過飯就往外走，在飯桌上我對遠房娘舅的第七個兒子狠狠盯了一眼，讓他知道，我聽到他如何講我的襪子了。

我撐了傘，走了三十多分鐘才找到那招租的所在，鋪面是一家賣書的

舖子，這還好，店夥們在圍着一張圓桌，我走近去看，原來他們在吃飯，有一盤圓圓的，不知道是魚丸子還是肉丸子，我喜歡吃肉丸子，最好是炸的，攪點蔥更好。

「喂，我要租房間。」我收了布傘對整個桌子大聲說，因為我無法知道究竟誰是店東。

「請等一等啦！」一個粗人回答。

甚麼？他要我等一等，好像我的時間一點也不值錢似的，他們知不知道我是大學教授？知不知道去年的巴黎世界歷史學家年會在讀我的論文？「你讓我等你，你算甚麼東西？」我把雨傘直點到他的鼻頭，臨走時我湊近眼睛往飯桌上看了看，那一盤真的是炸肉丸子，可沒葱，他們連肉丸子該怎麼吃都不懂。

又一次我去看的一家是在二樓的，那是一座幽雅的樓房，最高也就是二樓，門口有一塊草地，有一圈放在土敏土整子上的盆栽，大多數是蘭花，有扁長葉子的。

屋子是在二樓露台前面的一間，窗框漆的綠色，裏面上的奶油色的灰水。可以擺得下一張床，一張書桌，兩三張椅子，書架大概只够放三個，而我有四個書架的，或者我可以告訴房東，拿一個書架放在他們的走廊裏，我是一個很隨和的人，對書架放得遠一點還不致於很挑剔。

那房東是個瘦子，笑起來露一隻金牙，我討厭有金牙的傢伙，看見他就有氣。

「先生在那一行發財？」那瘦子問。

甚麼發財不發財的，一聽到我就不舒服，雖然我還是說了。

「先生有幾個『細路』？」

這傢伙管人家這些幹甚麼呢？沒見過那麼囉唆的人。

「先生寶眷也來住？」

甚麼寶眷呀，我才不要結婚，我才四十二歲，用不着那麼早就結婚，那實在麻煩，女人，那真是！

「先生沒看見廣告上登的非眷莫問？」

我氣呼呼地樓下樓來，我後悔沒有帶雨傘，教訓那傢伙一頓。我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壞蛋，要不然他爲什麼鑲的金牙？

我一手把一盆蘭花推下地去，「拍」的一响，哼！我才不管花盆破了沒有。

我還看過了好些房子，但都不能完全使我滿意。有一處地點還好，我

上學校的巴士剛好經過門口，但它有一個缺點，離郵局太遠，附近也沒有一個郵箱。還有一處，房租不貴，也有電話，就是那電話號碼不大好記，要是全是二字或者三字的，我一定就會租下了。有一處我本來已經付了定金，但一出來才看見原來隔壁是一家賣火水電油的舖子，一失火那還得了，我才不肯受池魚之殃呢，我趕忙進去把定錢一手拿回。

還有一處我不知道究竟那房間究竟怎樣，那一晚月光好極了，我讀了一些書，忽然想出去散步。我自己已在月下走了幾個鐘頭，想回去了，忽然想起了就在附近有一家招租的所在，我不管在吠着的狗，我按了門鈴，那家人大概懶懶的，鈴聲响了十幾分鐘也沒人開門。我再耐心地按，十分鐘後，二樓的窗戶伸出一個光禿禿的腦袋來，那人往下問：「找誰呀？」

「看房子的。」我說得够明白了。

「你發神經病呀，現在來看房子，你知道幾點鐘了？」他毫無禮貌地大叫，就像讓開水燙了前蹄的驢子。

我怎麼不知道，現在是十二點半。我不在現在來甚麼時候來？我白天上午要上課，下午天氣那麼熱，而且今晚有那麼好的月亮，他那麼不懂規矩？他知道我是大學教授？知道巴黎國際史學家年會宣讀過我的論文？他

胆敢說我神經病，要是我去法庭一告他，哼！我沒有正式去控告他，我說過了我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我一直沒想到，找一間合意的屋子會那麼困難，連我這樣的人去找都那麼多麻煩。

今天吃晚飯時我再狠狠地盯了遠房娘舅的第七個兒子一眼。他沒敢看我，大概知道自己作錯了事，他怎敢對我的襪子不敬呢？那是真正的陰丹士林藍布縫的，我穿了還不到三年。我搬來這裏之後才開始穿的，我在這裏住了不過二年零十一個半月，不，不到十一個半月，今天才十五號，這個月月大。

這是不夠抵消他外會祖父欠我高祖父的債的，那是真正的杭州織錦呀，一八九二年起借的五兩七錢二分七厘庫平紋銀，我明天回學校時，一定找一個經濟系的教授替我算算，看他究竟欠我多少。

唉，找一間自己合意的屋子真不容易，就憑我都不成。





馬來亞漁區

邦咯島的風光

新升郭

邦咯這個小島，大家也許會感覺到生疏吧！不錯，它是一個平凡的小島。但是，因為它近年來漁業發展極其迅速，就馬來亞漁業方面說來，它已是一個稍露頭角的漁業出產地了。所以，有一談的價值。

邦咯島的位置，處於吡叻天定州西南部的海中，正當天定河入馬六甲海峽的海口，是附近紅土坎的附屬小島。全島一面當河，三面臨海，因此時常有甘夢魚的魚羣聚集於附近沿海。就這樣促使它成爲馬來亞甘夢魚第一產魚區，這便是它的特徵。

該島縱橫約十方哩，南北長而東西狹。島中有一座大山，雄偉異常，林木參天，綿互於島的心臟，同時把該島分爲東西兩大部。東部有三個市區，排列成一直線，由北而南，是吉靈丸，大丸及邦咯市三區。這三區與紅土坎遙遙相對，與直落摩落村尤其接近，彼此只隔一衣帶水。

西部面臨馬六甲海峽，一片綠水無際，遠處海鷗飛翔。但是，近岸却岩石出沒不常，加以風浪特大，所以較小的船隻，均不能航行其間，這便使它失去了水路的發展了，至於這西部的陸路交通，因地勢崎嶇，不能建築公路，所以陸路交通尤其不便。就此，使西部一帶地方，漸漸的成爲一片荒涼的境地了。說乾脆些，除了西北角的直落拉南村而外，這邦咯島西部簡直沒有居民。

邦咯島的東部情形，恰好和西部相反。原來東部全海岸線，密密麻麻的都是那些漁業公司所設立的魚寮。這些魚寮插木於近岸

水中，上蓋「亞答厝」，向海中伸展，最長的有數百呎。魚寮外，向海中伸展的木地板又稱爲「欄池」，頗像珠江上流沿岸所住的水上人家。物件上下，都在這「欄池」尾用「吊稱」起卸，堪稱爲摩登小碼頭。該島漁業發達之情形，由此可見了。

邦咯島所產的甘夢魚的數量，不亞於吧生港；說來雖未免使人難以置信，但事實確是如此。每年一、二月間及八至十二月間，因西北風起，所以甘夢魚之出產特多。平均每家魚寮可能有多至幾千担的魚產。試想邦咯島現有魚寮不下幾十座，合計起來全島的魚產數量，當然非常可觀了。

每年三至七月間，因東南風大刮，所以甘夢魚之出產便大大減少。有時，在這些月份里，每個魚寮都捉不到一尾甘夢魚。

雖說在八至十二月間盛產甘夢魚，但有時也不一定，要看風勢如何才決定。如一九五一年九、十兩月間，因起東南風，所以甘夢魚特別欠收，致使各漁業頭家大喊虧本。由是即知，邦咯島若遇西北風，便是豐收的預兆，若吹起東南風時，就是沒魚的象徵。啊！這真是一個罕聞的奇跡呀！

這里所產的甘夢魚的出路很廣，不過，多是煮熟後裝在竹籃中，用電船運到紅土坎市，再由囉囉運到星馬各地去傾售。一九五一年，邦咯島各漁業界的人士及實兆遠各熱心運輸業人士會合創辦一個天定州運輸有限公司，有十數輛囉囉，專載邦咯島甘夢魚往各地銷售。同年，又由邦咯島各僑領發起

組織一個由邦咯往還紅土坎的電船公司。該公司目下共有數隻大電船，每小時川行邦坎一次。這幾隻大電船每隻可載客三、四十人，比戰前只能載十一、二人的電船大得多了。這也可說是邦咯島水上交通的一大改進。又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間，馬來亞政府

曾經特聘英國蘇格蘭之著名漁業專家李斯頓氏，來馬作二閱月之漁業視察。當李氏特地往邦咯島視察時，曾數度與該島漁夫一同出海。並與該島諸漁業僑領座談。道及該島之特產甘夢魚時，李氏表示對此特別感到興趣。對於該島之捕甘夢魚的方法，亦頗滿意。然李氏以爲欲使甘夢魚產量增加，則非用包捕等新式方法不可。他說：甘夢魚乃係水面魚，可用歐洲捕水面魚之船隻及捕魚網等。

當時李氏繼續稱他或可能於次年一九五二年派六、七位蘇格蘭漁業人員來馬，組織一漁業研究團。果然，第二年便有一批蘇格蘭漁業人員來馬，到邦咯島研究甘夢魚之包捕方法。據稱，有極好的成績表現。因此，邦咯島的漁業在近年來，的確有着很顯著的進步。

話說回來，上述會說邦咯島東部沿岸有三個市區。這三區人口共有萬入左右。三區距離也只一哩左右。

先說吉靈丸市。它是東岸西北的一區，人口約五千人。其中廣東人及瓊州人佔大部份，巫人也佔一大部，其他如福建人及印度人也不少。這里的居民多是以捕魚爲生。他們多數是被漁業公司願請出海抓魚的。這里的婦女小孩們，三餐之餘，也穿了一身永不換洗而沾滿魚腥的衣服，到魚寮內捻魚肚。捻魚肚時，他們是用右食持插入魚體內，把魚的內臟鉤出。捻好後，由魚寮里的負責人用大土油罈來量，每一土油罈大約一元左右代價。工價雖不低，但捻的人的右食指可吃不消了；不是被魚刺刺傷，便是給海水鹹

醜得疼痛非常。

吉靈丸之商業很是發達，與漁業成一正比例。可是，該區的華校，却是全島最落後的了。以前有一間中華小學，後來該小學與邦略的華民及大丸的鼎新兩小學合併，改為華聯小學。但校舍依然分散零落，四週又是嘈雜的商業區，加以設備不好，因此頗有改善的必要。

大丸市雖是商業繁條，市容不整，但是却有一間數一數二的華聯小學的總校。這或者就是大丸市之所以叫做大丸市吧？

邦略市是島的最南區。各種漁商業，都和吉靈丸市不相上下。這裏的市街，雖然也是沙地，但却有磚瓦屋；是吉靈丸及大丸市所望塵莫及的。這裏的華聯小學的分校，已

幾乎開不成了，情形與吉靈丸的分校相彷彿，兩者真可謂是一對難兄難弟了。

邦略島不但在漁業方面以產甘夢魚著名，在北馬說來，它還有一個久已開名的邦略後清水灣。這灣內風平浪靜，水波不興，海水清澈如明鏡，游魚隻隻可數。微風過處，漪漣徘徊搖曳於水面，真不失為一個天然游泳場。就是檳城的丹絨武雅和美蓉的波德申，也要讓它三分。所以每逢週末，總有許多青年男女，近從實天本地，遠自太平怡保，都來這灣裏游泳，划船。總是到日落西山時，才肯回去。有的竟流連不捨地搭起蓬帳住了下來，一直住了三五天才走。

邦略島東南部海中，就是邦略後清水灣對面的地方，還有一個癡瘋島。據說以前會

經住着一些與世隔絕的癡瘋病者。至於實在有否此事，我也不知道。

你看，金烏西墜，鴉鵲歸巢。這時，若在星馬其他各地的人們，當然是工畢回家休息，盡情享受家庭樂趣的時候。那知在這邦略島，却是他們島民一天生活的開始呢！

在這和暖的黃昏裏，那魚寮盡頭的爛池上，企立着許許多多的婦人小孩；那正在駛向海口的電魚船上，也企立着許許多多的漁民。一縷縷的黑煙不斷地由電魚船的煙筒口吐出。一陣陣的海潮，不斷地發出怒吼。一陣微風吹過，吹動了婦人小孩的衣角和散髮，也吹動了電魚船上漁民的衣角及散髮，同時，還吹散了濃煙和吼的海潮。這一切的情景參雜起來，便成了邦略島的特有風光。

勞勿金礦

· 榮 紫 文 ·

礦底的工作既很辛苦，同時也相當危險；萬一金礦不幸倒塌的話，礦內工人的性命就成問題了。

金是馬來亞的四大礦產之一，它的地位雖然比不上錫，也很重要。馬來亞的金產量與世界名產金國比較，當然是小巫見大巫，無從比較；不過，它對馬來亞本國經濟上的幫助是不可忽略的。

遠在一九四〇年，澳洲金礦公司便開始在馬來亞的土地上開採金礦了。他們採金的地方，是在一個不甚受人注意與重視的山城——勞勿——的附近。由於這個金礦的出現，許多的人便奔向勞勿這地方來，而勞勿也從此確定了它的地位，在彭亨洲內的山林中，慢慢的繁榮起來。

勞勿金礦是馬來亞唯一最大的金礦，其重要性及規模之大是可與世界上出名的金礦相比的，馬來亞地理上也談到這個金礦。

這金礦是建立在勞勿郊外北面二英里的地方，它是與武吉公滿相連着的，住在這小市場及市場附近的，大半是開礦工人。

數年前，這裏只有兩個礦坑（採挖金苗的洞窟），但現在却增至四個，另外還有四處正在計劃開採。四個已經開採了的礦坑中，兩個是在公司的北面，一個在南面，還有一個是在公司的附近。這裏是採取「挖洞」式的開採法。四個礦坑中，要以居南最近勞勿叫「勞勿井」的一個為最深。「勞勿井」是藏金最多及開採最久的一個，它的深度約有一千一百尺，據說已將接近水平綫了。由這洞口下去，每隔一百尺便有許多打橫的隧道，已經將要通達到勞勿市場的底了。電動升降機是礦工上下礦坑唯一的交通工具。坑內已炸碎的含有金苗的石塊，也是

用升降機運上地面來，然後用特製的小型火車把礦石載往椿擊廠。這裏一共有三輛「火車」川行各礦場，晝夜不停的把各礦坑所挖掘出來的礦石送到椿擊廠去。椿擊廠是公司裏各部門中最喧吵的一部門，在這裏，許多的椿擊機器不停的開動着，把「火車」載來的金石椿成粉粹。這些已經椿成粉粹的金石混合物便被運到水塔裏，經過數次水的淘洗之後，所有的石粉都被沖洗掉了，而剩下來的是所謂「金沙」及少許別的礦物。這些「金沙」最後便被放到熔金爐裏，在攝氏四百五十至七百度的高熱下，所有的金沙都被提煉成純金了。這些純金液與少許的砂混和在一起凝結之後，便是一條一條的黃金。到這裏，採金的工作可說是全部完結了。

金礦公司設有一個發電廠。這發電廠所發出的電力，是供公司的礦及工友們家庭之用的；其他附近的鄉村如武吉公滿等地方的電力也是由這發電廠供給的。這裏的電費要比



聽來的故事

丁湘

有不少人對法官——執法的制裁者感到羨慕和興趣。他們覺得法官高於萬民，他可以用一條條規定的法律來判決一切犯罪者。因此有不少人對法官有莫大的興趣，很希望自已也能登上「法官」的寶座。

其實，法官也并不一定很如意的——當我聽了一個故事之後，我這樣想。

那是一個寒冷的夜里。

外頭正下着雨，我躲在溫暖的斗室裏，聆聽着一個退職法官在講述他的故事。他，那年老的朋友，喝着滿滿一杯的「白蘭地」，給我講了這個故事：

許多人都以為做一個法官便能有裁判權可以評斷是非，懲治罪惡，因此許多人都希望做一個執法的制裁者——當我年青的時候，我也有這個希望。

那年，我領得了一張×大學的法科文憑，戴上了方帽子，我就是一個法學士了。當時，我是感到多麼的喜悅啊！

不久，我就懷着滿腔的熱忱和希望，到K市鎮去當法官。啊，你一定不會想像到吧：我當時是多麼自負和自豪呀。我以為我是一個好心而有為的法官。我自個兒對自已許下了宏願，我說：「我要做一個大公無私的好法官，用一條條的法律判決犯人，同時，用了法律來改造社會。」

到達那兒後，我因新上任，爲了接收的工作忙了幾天。

約莫是我上任後的第七天，我使上堂「審判」了。那天，我穿起了一身莊嚴的袍子，自己覺得非常的威風！

在開審前，我先查了一查，原來這天一

共要審理三件案子，都是芝麻般小的事，以我這麼一個好心而有宏願偉大抱負的法官來理這三件芝麻小事，似乎是大才小用。因此，我暗自發笑。

提第一宗案件，被帶上堂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男子，衣着破破爛爛。我聽了原告和主控者的控告後，知道這犯人叫張亞成，被控罪名是「昨夜偷了李大叔家的三隻雞」，人證物證俱全。因此，不必說：「小偷」罪名已定。在判決之前，我爲了表示是個好心的法官，所以，我問：

「喂，張亞成，你年紀輕輕的，什麼事都可做，爲什麼要做小偷呀？」

「啊，大法官，」張亞成以嗚咽的聲調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啊，誰想做小偷呢？」

「你以前是幹什麼的？」
「我本來是一個膠廠裏的工人。因爲資方過於刻薄，我們工人們便決定罷工，誰知我就被資方定了個破壞份子的罪名給開除了。我離開膠廠到現在已經二年多了，但一直找不到職業。家裏老母妻兒都要吃飯，沒辦法，只好幹這個。」

呵，原來是「逼上梁山」實有苦衷。可是不行，法律上是不容有盜賊的，張亞成現在偷了李大叔的三隻雞，人證物證俱全，還有什麼話好說。來，只好按照法律制裁，因此我扳起臉孔，判決下來：「張亞成偷雞有罪，判監禁五日，以示儆戒。」於是張亞成被拉進了監牢。

接着，第二宗案子宣告開審。

這回的犯人可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少婦，她叫林亞好，被控以「經營醜業」的罪名。

勞勿的少一半，而勞勿市場每夜十二時之後，也轉用這個發電廠的電力。

公司裏約有十五名的澳洲及歐洲人，他們都是高級職員。工友有五百多名，他們被分做三班，每班每天輪流工作八小時。所以，鑛場裏各部門的機器一天到晚，一年到頭不停的開着。每逢週末，公司放映免費電影給工友們欣賞。開鑛工人的生活是很辛苦的，除少部分是在地面管理機器外，其他的工人都是要下壩工作。壩裏黑暗無光，他們靠着頭上戴着的「卡拜」燈——Cardi-燈——在這「黑暗地獄」裏工作。他們的任務是開鑿隧道，把已經被炸碎的石塊裝好運上壩外。壩底的工作既很辛苦，同時也相當危險，萬一金壩不幸倒塌了的話，壩內工人的性命就成問題了。壩底的空氣是很污濁的，假使你穿了一套白色的衣服下去走一趟，等你出來時，你的白衣會變成灰衣了，在這種空氣污濁的場所工作當然是不衛生的，但爲了生活，又有誰能出口怨言？

金鑛每年的產量約爲二萬八千「安士」，而這些金都是由飛機運到吉隆坡去，然後再轉運往英國及各地方。近來，該公司正在盡力設法增加金的產量。如果這計劃能夠實現，它不但對勞勿市場的繁榮有所幫助，就是對馬來亞的經濟也有很大的影響。

同異的俗婚巫華

——椒籠燈——

我們舊式的婚姻，在女的方面，尤其是廣東省的南海、番禺、順德那些地方，凡是有女子出嫁，有許許多多的姊妹，美其名是陪嫁，其實是胡鬧，專和作媒搗蛋，對男家，尤其是新郎爲難，提出種種莫須有的條件。譬如媒人臨門催新娘上轎的時候，那些姊妹輩故意將好嫁藏躲在房裏，給媒人遍找不着，而且還要連哭（別誤會是真哭）帶罵，將媒人罵得狗血淋頭，開口是「媒人婆狗腿」，閉口也是「媒人折墮到三世」。新娘總是沒有法子找出

我打量了這犯人一番，她看起來形容憔悴，遠比她的實際年齡老得多。她低着頭，眼淚充滿了眼眶，似乎十分害羞的樣子。

主控的警察訴稱：昨夜在X路，看見林亞好拉客，因此上前將她逮捕。

在法律上，經營醜業當然是屬於非法，當然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仍裝着仁慈的樣子問她，我說：

「林亞好，妳知道嗎？當娼妓是犯法的！同時，也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呀！」

「我知道的，大法官！」她嗚咽地回答。

「既然知道爲什麼還做？」

「這是沒有辦法的，」她說着，眼淚奪眶而出。她稍爲停了一停，抹乾了淚，接下去說道：「我本來是有丈夫的，也有一個美滿的家，但是，丈夫在年前死了。遺下了兩個兒子。爲了生活，爲了母子三口子的生活，同時也爲了兒子的教育，我只好忘了羞耻……。」

呵，可憐，可悲。我不禁有了憐憫之心。

——但是，不成！法律是制定下來的，在法律面前是沒話可說的。一個法官也應該鐵面無私才行。法律上規定：娼妓有罪，當然，我只有判決了——我判決說：

「林亞好，經營醜業，判罰款一百元或監禁一週，以示儆戒。」

林亞好沒錢受罰，只好進了監牢。她在進監牢時曾向我求情，說她的兒子沒人照顧，生活也成問題。但是，法律已制定了呀，她終被警察喝住，抓了進去。

第二件案子審畢，我的頭有點痛，內心也有點不安，但是，第三個犯人已提上堂了。

這犯人是個四十二歲的小販，名叫王大全，被控罪名有二件：一是沒有「禮申」(

牌照)而做生意，一是阻擋交通。

聽完主控的警察的訴說之後，我再也沒勇氣問話，正要下判的時候，王大全忽然以悲哀的聲調說道：

「啊，法官呀，我這一回已是第六次被抓了。但是，沒辦法呀法官，我家八口就靠我那小檔子過活，禮申又不易拿，你罰我款，坐監也沒辦法，一家人還得吃飯，我求你從輕處罰吧！」

——我不願再聽下去了。

所以，我判決了，依法判決，一點也沒有私情，我這樣判：「王大全沒禮申而做生意，且阻擋交通，兩罪應罰五十元或坐監三天以示儆戒。」

王大全沒話說，表示願意坐監。

審判這三宗案子，我覺得頭昏腦漲，心中感到深深的肉疼。雖然我不願意這麼判他們的罪，但是，「在法律前，任何人也一樣要受制裁」這句老師們告訴我的話，我不能忘記。因此，我對法官一職感到厭倦，我覺得我走的路似乎不正確，——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審判。

我是一個正常的人，當然也有理性，人性的。但是，一個法律、法律，一條一條規定下來的法律却叫我不能發揮我的本能。

沒多久，我就借藉着家父病重而辭職，從此改了行。

「喂，聽好來，年青人，」我的老朋友把杯中的白蘭地一乾而盡，然後說出他故事的結論來：「法律是死的，事實是活的，并非任何事都是法律所能解決的。同時，法律也不能改造社會。而要改造社會，使社會進步是必須先改善民生而非法律。」

——當然，我的老朋友說的是一個「故事」而非事實，尤其是此時此地。

脫稿於十月廿六日上午

來，等到千方百計用盡，世界上所有的好話說完，才許可新娘上轎，那些姊妹們，又護送到男家，將新娘關閉在新房裏，一定要等到新郎來，又要交出「開門的利市」，有相當家事的非幾百塊錢不可，窮家人等也要幾十塊。這些錢是給那些姊妹輩來大吃大喝的，她們的作惡多端，可想而知了。

馬來人的嫁女，除了一些宗教儀式必須唸經之外，其他的風俗，很多是類似的。可是有一點不同，便是男家一些熱鬧也沒有，因爲新郎要到女家去就婚。新娘的姊妹也像南、番、順的婦女一樣，成羣結隊，專在新郎身上尋開心。新房是藏着新娘，房門是緊閉着，新郎在門外守候，百般的逢迎那些姊妹的要求，像開門的「護照」，「開門利市」的鈔票，和種種的食品和玩具等，一樣一樣的辦到了之後，還要揜着嘲笑怒罵，才得到新房的門大開，讓他進去。到了裏面，要和新娘一同坐在一經過佈置完備的台上，那些姊妹坐在地上圍着一對新人，任意調笑，和我們中國人的議會完畢去鬧新房一樣。在馬來人鬧新房的是新娘的姊妹輩，參加婚禮和議會的嘉賓，不能够參加鬧新房。馬來人雖然沒有一「題四句」，不過比「題四句」苛刻得多，非鬧到半夜過後，還要答應種種的條件，她們才肯離開新房回家的。如果答應的條件，新郎都沒有兌現的話，第二天的晚上，還要來鬧過不休。筆者是幾年前赴過同業的婚禮，親眼看過這些把戲的確鬧得昏天黑地，新郎和新娘都是啼笑皆非的。

最後筆者要聲明一句，在我們福建人媒人在議會上坐首席，廣東人的媒人要受罪，馬來人呢，和福建人一樣的被尊敬，和文明結婚一樣，有他們的地位。聽說馬來人做媒的，有的專門職業化，和廣東人舊式婚禮中的媒人一樣，所得的報酬也很豐富。如果不然，他們怎麼可以維持生活呢？



太陽尚未升起

雷是一位地道中國來的新客。爲人虛心謙恭，熱血充沛，而且忠厚老實，再加十足滿腦門子的耶穌基督心腸；這樣的人在此時此地，真可算得是天下第一號的傻瓜！阿門！因之他沒有半個朋友。

除此之外，他還有一樣更不可饒恕的缺點，就是：原始人的性格；這性格乃是不懂得把黑的認做白的；苦的當作甜的；臭的捧爲香的……

他在全世界手屈一指的樹膠殖民地，首次獲得的工作（木，不是工作，是飯碗），便是光榮的教書匠。

那天，上了講堂，第一節課收學費，第二節課賣書——這都是根據學府章程辦理。

「先生，他那冊國文從書局買來，只九角五分，怎麼我們這本一樣的書要賣兩塊錢？」說話的學生頗有禮貌，發言前先舉手，並且還遞給一張發票作證。雷暗自吃驚，心想：壞了！出師未捷。於是回答說：

「快不用嚷嚷，一定是販賣部把價目表印錯了，印錯了。我去問問看。」

他逕自走出教室，想問問別人的行情；可是未找到有關的人，却碰到校長。

「校長，您看，書價給他們弄錯了。」說着這話，在他是一百巴仙出自誠懇底好意，誰知對方陡然臉色一沉：

「什麼話，你這是什麼意思？」

「書價弄……弄錯了……」他莫名其妙地囁囁起來。

「胡說！你不想幹有的是教員！」

「這……這……」

「廢話！」校長一摔胳膊氣沖沖揚長而去。

如此這般，雷自個兒打破了飯碗。半年後，新的工作開始，依舊是吃粉筆

灰。這傻瓜！他牢牢依據歐美國家「愛的教育」原理來施教，並想造成「學校樂園」的風氣，用啓發式的方針，而且拼死命的努力認真工作。該死！結果招惹同人肆意攻擊，羣起而逐之。他又迫得辭職了事。

第三回滾蛋大吉，其罪在嘴巴，誰叫它咆哮說：「大人，請把政府津貼金全部賜給可憐的我們吧！」

最末一場戲，他綜合了一切「樹膠」寶貴經驗，準備切切實實來個三百六十度改變作風：奉迎，裝蒜，絨然……；可惜都太遲了，太遲了，他已被大人們聯合宣判了一道死罪：

「貪財，色情，強盜……！」

山的感想

·寒夜·

不過他絕不灰心，永遠熱烈在等待，等待明天有一個太陽升起的日子……

作爲華夏苗裔的海外華僑子弟，似乎每人都應該知道一點關於自己祖國桑梓的情形。到今天我尤有一番深的感想與懷念。不幸父親在我還未曉人事之前就離開了這個多災多難的塵寰，把個幾無隔宿之糧的家，和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留給母親來擔負。幸而在母親苦心的照拂下，我們都長大起來了。但母親也是來到此地才跟父親結婚的，因此也就無法告訴我關於我們富饒的土地，壯麗的河山的祖國是怎麼個情形了。

如今，每當夕陽餘暉照耀的時候，黃昏正娜娜到來之時，我總依在樓頭的一隅，望着陣陣南歸的雁羣，牠們在那北國春回的時候，又結着隊伍往中原飛回去……

「山河壯麗中國最……」一股悠悠的思念隨着雁兒北歸，我喃喃地唸着前人氣宇磅礴的句子，偉大優美的篇章，淚不禁從眼角滴了下來。

不幸我們長在這到處都是牆的世界裏，

而又錮守在這半島之上，所能親睹的就只有這半島上的一切事物了。

我自幼住在山邊，對山的愛好，正如海一樣，但比海還深。

聖經詩篇上說：「我要向山舉目」。是的，山可以給我們以靈氣，也可以壯闊我們的胸懷，同時那壁立千仞的峭壁巖岩也可以淨化人類的嬌橫。

「青山不老」當一個浪跡天涯，飽經世故滄桑的老人，有朝一日，又重臨自己出生的故鄉去時，舉頭望望，青山依舊像自己做孩子時所看到的一般青蒼，而回顧自己，已是鬢毛衰落，鬚眉皆白的老人了，這時誰也會感到生命的短促，和宇宙的不朽吧。

等待

·胡瓊球·

深沉的夜，黑黢黢的大地，已是萬籟俱靜了。

我在一條迂迴，生滿了棘刺的小徑上摸索前進。幾次，我會被絆倒，可是，儘管脚被刺傷了：淌着血，我還勉强的支持着，向前……我堅信自己總會達到的！

軟灘了，我躺在棘刺上，身上被刺傷了。我感覺到無比的苦痛！可是，理智告訴我：該忍耐呀！

忍耐……

我不敢前進，我知道在我周圍都佈滿了陷阱，一不謹慎便會遭殃！

「朋友，別慌張，要認清楚才好走呀！」

「朋友，忍耐呀，免得掉進淵藪！」

四周，我聽到熟悉的聲音。他們也是我的弟兄，但是他們已在光明的地方了。

忍耐……

啊，鷄啼了！

我瞭望天邊盡頭，已現出燦爛的曙光！於是，內心的鼓舞，我爬起來，認清方向前進，前進。



蕭蒙

時間：午夜後
地點：某編輯室桌上

派克五十一號鋼筆
英雄牌鋼筆

湘江一品毛筆

破毛筆

舊鋼筆

紅藍鉛筆

以及漿糊、紅墨水、稿紙、報紙、字紙箋等等。

總編輯看完了最後一張大樣，把那支破毛筆隨便往桌上一扔，遂即拖着疲憊不堪的步伐離開了編輯室。

編輯室凌亂不堪，格外顯得死寂。

破毛筆嘆了一口氣，伸個懶腰說道：又過一天了，忙得我滿頭滿臉都是紅墨水。

紅墨水：那都是我的血汗啊！我們老總……

舊報紙：我們老總就喜歡亂塗，你們看我滿身簡直找不到一片乾淨的地方，一會兒在我胸口罵

上一打油詩，一會兒在我屁股上練幾筆「魏碑」，他老先生簡直是無所事事。

破毛筆：人家是老總嘛！只要坐鎮編輯室指揮調度，不用編新聞

，也不必改稿子……
舊報紙：所以就應該那麼清閒？（神色有點不服氣。）
破毛筆：（忠心地爲自己的主人辯護）：清閒確實是別人所比不上，不過他的責任却很重要，只要他把名字簽上，天大的事也得担戴。

英雄牌鋼筆盛氣凌人地插嘴道：這根本不是爲人民服務應有的態度。

舊鋼筆覺得有幾分稀奇，立刻插嘴問道：爲甚麼呢？

英雄牌鋼筆覺得這是它大發偉論的時候，立刻得意洋洋地說道：做一個人民的編輯員，那能够整晚無所事事鬼畫符，簽個名了事！

舊報紙：這怎麼說？（它心裏却暗中罵聲這個野種從甚麼地方開來的呢？）

英雄牌鋼筆：在我們的新國度裏，編輯員個個都要工作，也都要負責任。

破毛筆：爲誰工作？向誰負責？

英雄牌鋼筆：當然是爲了人民囉！

舊報紙才恍然大悟地答道：你們的新聞都是由官方統制，一切言

論都由官方發表，毫無新聞自由，還說甚麼爲人民！

英雄牌鋼筆：這是統一了，統一也是爲人民。我們不像你們資產社會講甚麼新聞自由，亂登亂叫亂罵，亂七八糟，簡直是無聊。

舊鋼筆很不服氣，又再插嘴道：這是由，也有不說話的自由。

英雄牌鋼筆：這正是最要不得的個人自由主義，人人可以亂說亂動，所以才會亂七八糟。

舊鋼筆：像你們既沒有說話的自由，又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大家只懂得替馬列主義做註解，簡直沒有靈魂。

英雄牌鋼筆：那是爲了真理和教條。

湘江一品毛筆本來是躲在冷落的角落裏，沒有甚麼話說，一聽到真理教訓，立刻挑起它的新愁舊恨，於是悻悻插嘴道：那簡直是無父無君，毀滅文化。

英雄牌鋼筆以輕視而又兇暴的語氣嚷道：你這個落伍份子還有甚麼話說！朽舊的東西當然要澈底清算。

湘江一品毛筆：諸位請看看這小子

簡直太猖狂，開口落伍份子，閉口澈底清算。自從它們得意之後，鬧得天翻地覆，我們列祖列宗歷代相傳的老路子是從上往下走，它們却學毛子的新時魔，偏偏從左角向右橫着闖。我們古聖先賢的大道理，它們一古腦連根除盡，連歷史、文學全都得改寫過！它們學了毛子的真理和教條，就可以無父無君，無法無天，那簡直是禽……

英雄牌鋼筆：你這老不死的東西，怎麼能够隨更開口罵人。

破毛筆：你也未免太盛氣凌人！

英雄牌鋼筆：關你甚麼屁事。

破毛筆：我看不順眼。

英雄牌鋼筆：當然囉，你們都是從棺材裏爬出來的嘛！

破毛筆和湘江一品氣得直發抖，英雄牌鋼筆也怒目相向，準備打一場，舊鋼筆看看情勢不妙，立刻制止道：各位請自重一點，這不是你們的地方，要打架請回到你們的老家去！

湘江一品和破毛筆一向尊重別人的「領土主權」，「遵守當地法律」，立刻忍下一口氣，退守在一旁。想不到英雄牌鋼筆却以勝利者的姿態轉向舊鋼筆嚷道：這是你的地方？

舊鋼筆：當然囉！

英雄牌鋼筆：本來就是你的地方？

舊鋼筆：這……

英雄牌鋼筆：告訴你，這是我們大家的！

舊鋼筆：甚麼話？這是你們大家的

家！

？你也有份？

英雄牌鋼筆：我既然來到此地，自然有份。

舊鋼筆聽得非常刺耳，但它具有一條久光榮的民主傳統，所以還能平靜地反問他道：我到想領教閣下的高見。

英雄牌鋼筆得意忘形地回答道：這個地方是我們大家的，以前我們大家都不如你，雖然你只是一支舊鋼筆，大家都得聽你的支配，現在時代不同了，我們要翻身自己當家啦。

舊鋼筆表面上頗為鎮定，神色却仍掩飾不了內心的愠怒和不高，湘江一品破毛筆頗為知機，立刻聲明道：甚麼我們大家，我們沒有包括在內。

英雄牌鋼筆也立刻接看說：你們這些落伍份子當然不在內，老實說，你們不配！

舊鋼筆故作溫和的語氣說：我到想了解一下你們如何翻身當家！

英雄牌鋼筆：最好你自己去問一問大山芭裏的老榕樹和荆棘叢，他們會教育你！

紅藍鉛筆是個血氣方剛的小伙子，越聽火氣越大，於是趁窗吹進來的一陣微風助力，骨碌骨碌地滾到英雄牌鋼筆身邊，老不客氣撞它一肩膀，氣沖沖嚷道：老榕子怎樣？荆棘又怎樣？你是甚麼東西！

英雄牌鋼筆一面磨拳擦掌，一面諷刺道：狗仗主人勢，你要打架！

紅藍鉛筆：要打就打，難道怕你不

成！

雙方都攔好架勢準備應戰，情勢非常緊張，舊鋼筆知道不必自己動手，只是從旁督戰。湘江一品和破毛筆則以事不干己，反而袖手旁觀，幸而那些無關重要的紅墨水啦！漿糊啦！廢稿紙啦！舊報紙啦！大家七嘴八舌地插嘴調解，亂哄哄鬧成一團，情勢雖然緊張，結果還沒有釀成戰爭。

剎那間，一陣狂風從窗外吹進來，大家一陣騷亂，湘江一品身體最瘦的，最先滾到地上呻吟。舊報紙也沙沙沙地溜到桌角，搖搖幌幌地落下去，恰巧蓋在字紙簍上，害得字紙簍裏的廢紙團在裏面嚷着：「好熟呀！」「好悶呀！」「好黑呀！」「或是罵聲：「那個傢伙毫無道德，把大門堵起來！」儘管它們叫嚷，舊報紙還是置諸不理。

這一陣風吹得破毛筆身不由己地到處滾動，想不到在墨壺邊撞到一支新鋼筆。新鋼筆竟然高傲地嚷道：喂，你沒有長眼睛！破毛筆：對不起，對不起，老哥。

新鋼筆：誰是你的老哥，你是甚麼東西！

破毛筆看它那付不可一勢的神態，知道「此馬來頭大」不是好惹的，只好退居一旁。舊鋼筆看是頗有來路的「貴客」，立刻趨前打個招呼：請教貴姓？

新鋼筆向它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看

出舊鋼筆原是一家人，也就比較和緩地答道：I am Mr. Parker.

破毛筆立刻嘻皮笑臉地搶着向前打個招呼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

舊鋼筆：我們一向很少見面。派克五十一：我一向是追隨老總的。

舊鋼筆：今天留在此地有何貴幹？派克五十一：沒有什麼事，老總忘記把我帶走。

英雄牌：準是個特務！

五十一：你又惹事啦！

英雄牌：怕你不成。

五十一：該記得在朝鮮那一場教訓吧！

英雄牌：你們也沒有贏。

五十一：當心點！

英雄牌：誰怕你這個紙老虎！

五十一：你想打不是！

英雄牌：隨你高興。

五十一：有種到台灣海峽去！

英雄牌：等着瞧，總有這麼一天！

五十一：要不然就在此地較量較量。

英雄牌：怕你不够胆。

舊鋼筆眼看又要在此地方生事，立刻制止道：請兩位自重一點。

五十一不服氣地說：這是爲了你呀！

舊鋼筆：有話慢慢說嘛，老弟，何必動氣呢？

五十一：它簡直是目中無人，到處橫行無忌！

破毛筆，紅藍鉛筆紛紛喊打助威。

英雄牌準備先動手。

舊鋼筆立刻翻臉叫道：這是我地方，不許你動。

英雄牌：這是我們大家的，我偏要動。

舊鋼筆：你敢！

英雄牌：怕你不成。

舊鋼筆：你動動看，我立刻叫你滾。

英雄牌：我偏不滾。

舊鋼筆猶豫了一下子，反而緩和地說：看你年紀輕輕的，火氣大得嚇人，客氣點，何必到處找人吵鬧打架呢？

英雄牌：要我不鬧事嗎？哼，除非讓我做大哥，聽我的，看我的！不然的話，等着瞧吧！

五十一，紅藍鉛筆，破毛筆都怒氣冲天，舊鋼筆却無可奈何地輾化下來。

這一陣風波鬧到這裏爲止，似乎是暫停，但永遠不會停止。編輯室又歸於沉寂，只聽見舊報紙灑在字紙簍上嘆息。



星隆 怡檳 友聯書報發行社

發售新書

友聯文叢
短篇小說
春風芥籽
潔子等作
定價叻幣八角

十年屬稿
編輯典範
認識心之批判
牟宗三著
定價叻幣二元七角半

中外爭讀
再版出書
紅旗下的大學生活
燕歸來著
定價叻幣五角半

風格獨特
寫作認真
在迷茫中
彭成慧著
定價叻幣一元

百讀不厭
七版出書
風蕭蕭
徐野著
定價叻幣四元四角

詩詞歌賦
編寫精到
中國詩詞演進史
稔哲著
定價叻幣二元五角

言文對照
註釋詳解
友聯活葉文選
新出二十四篇連前
共三百五十二篇

附告：精印聖誕卡、賀年片、各式花樣、凡備批銷

新址：星加坡甘榜葛林、怡保、吉隆坡、檳城、馬六甲、芙蓉、安順、怡保、吉隆坡、檳城、馬六甲、芙蓉、安順

小朋友最好的讀物
兒童樂園

準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各大書局書攤均有代售

發行者：友聯書報發行社

星加坡分社：紅燈碼頭溫澈斯特大廈廿六號
吉隆坡分社：安邦律馬華公會大廈三樓七室
怡保分社：希尼華沙甘街十六號
檳城分社：林連登律七十二號

半月刊

定價叻幣三角五分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離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文。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不能刊用的來稿一律退還。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里峇峇里律三一九號蕉風出版社，
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



昌潤王

(彩水) 船